

年

卷

期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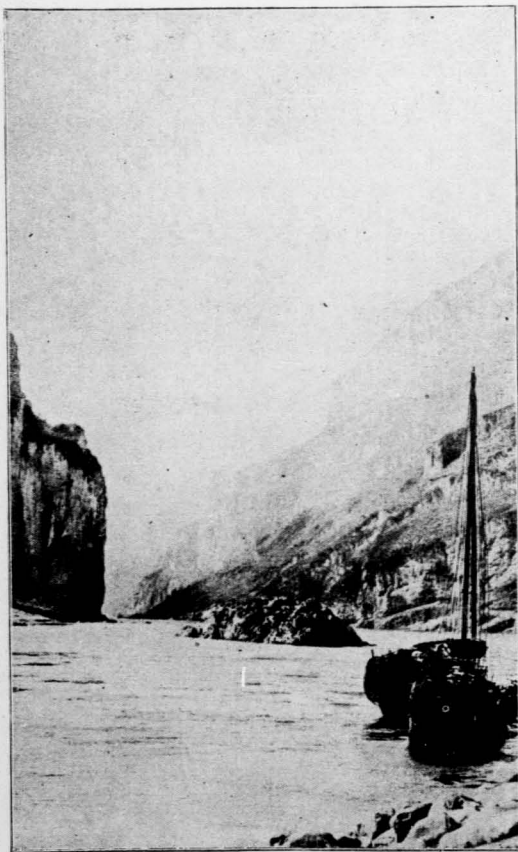
4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是一束智慧的鎖鑰  
可以開闢常人向未得入的科學門戶

# 科學大綱

空前名著 Outline of Science 的漢譯本  
by Prof. J. A. Thomson

## 發售預約

全書四巨冊 預約 { 一次交十二元  
插圖八百幅 分次交 預約期內先交四元取第一冊  
定價二十元 六月九月十二月各交三元取第二三四各冊  
第一冊已出書 預約期限 陽曆六月底截止  
全書年內出齊 郵費 ……國內一元國外二元四角(訂購預約時一次交足)

### 本書特色

1. 本書是極有價值的科學書，也是極易了解的通俗書；在歐美科學出版物中，可算是空前的著作。
2. 本書用淺顯而有興趣的方法，敘述科學的全體；常人讀之，不嫌其艱深；專家讀之，不嫌其無味。
3. 原書第一冊出版後，兩個月內翻版至八次之多，其價值可想見。
4. 繙譯者十九人，都係留學歐美的各科專家，按照性質門類，分科譯述；可算是譯述界的一種創舉。
5. 本書原版售美金十八元，約當國幣三十六元；日文譯本售日金三十六元；現在預約祇售國幣十二元，僅及原價三分之一。

編譯人

王岫廬  
過探先  
張巨伯  
熊正理

唐鏡  
陸志章  
胡明復  
楊銓

段育華  
胡剛  
王瑞  
胡先驛

朱經農  
朱志  
孫洪芬  
錢崇澍

任鴻雋  
陳植  
曾可植  
俞鳳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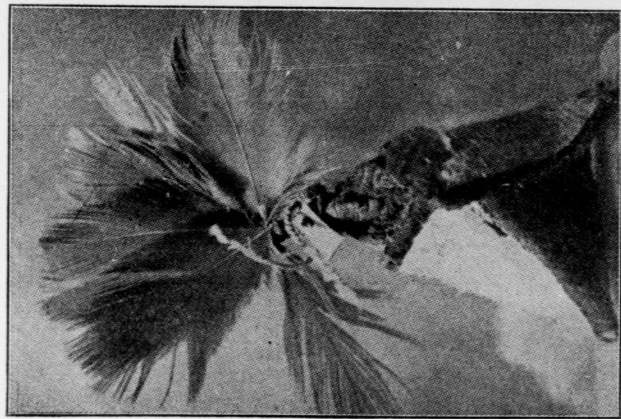


北非新洲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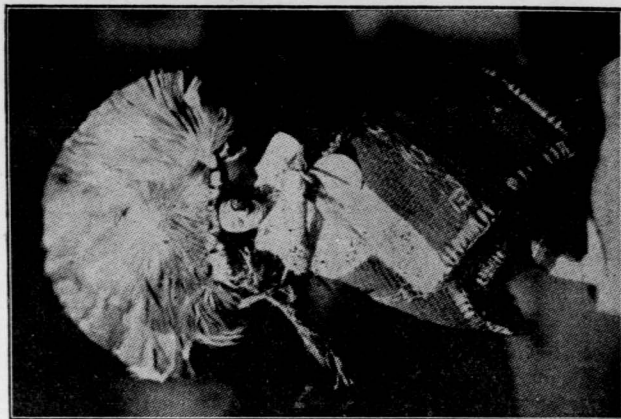


北非新洲婦(二)

太古神像



(二 其)



(一 其)



#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日 錄

白頭處女.....達 觀

喬圖(世界名畫家小傳)

父親的義務.....卓 呆

星期消遣錄.....趙 開

西笑

思潮.....翟秀峯

火柴轅(科學遊戲)

賊之儲蓄.....茗 狂

風俗誌異

樂人.....夏 時

野人記.....胡憲生

男女的節操.....張碧梧

錫蘭之怪法律

自私自利的大漢.....徐名驥

沁香閣筆記

荒服鴻飛記.....天 游

父親之墓.....葉勁風

東施

中國民間文學之一斑.....胡寄塵

離恨天

本期附贈【民衆文學】一小本如本期中無有此書祈立向定書櫃索取

商務印書館

影印

# 續藏經

預約展期

陽曆四月底截止

此書爲日本藏經書院刊行該院不戒於火存書悉成灰燼現在以一二三  
**千金購求一部** 尙不易得研  
究佛學諸君引爲恨事委託敝館影印  
以廣流傳茲將簡章列下

- 一 全書約七萬六千頁分訂七百五十一冊
- 一 精工影印中有用三色套印書根上加印冊數
- 一 預約期限以十二年陽曆四月底截止遠省國外一律辦理
- 一 預約價【一次交】連史紙六百二十元毛邊紙五百四十元【四次分交】每次連史紙一百八十元毛邊紙一百六十元
- 一 出書分五次自十二年十二月起至十四年十二月止每半年出書一次
- 一 郵費包裝費國內【一次交】三十六元【四次分交每次】九元（新疆蒙藏另訂）
- 一 索閱樣本請附郵票五分

# 經營業商南的針

## 增廣商人寶鑑

▲較從前內容幾增一倍

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特價一元**

本書出版以來頗適需要重版數次旋將內容大加增改排印稍難各地紛紛採購無以為應今已出版並訂特價廉售內容分十二編

- (一) 商業經營法
- (二) 實用廣告術
- (三) 商業習慣法
- (四) 商律
- (五) 商業尺牘
- (六) 商業文件程式
- (七) 度量衡
- (八) 貨幣
- (九) 交通
- (十) 稅則
- (十一) 銀行
- (十二) 保險

凡商業上組織經營管理諸大端之常識無不應有盡有并附有背景及廣告圖案若干幅以備仿用誠經營商業者不可不備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謹啓

特價陽曆四月底  
截止請勿失機會







## 白頭處女

達觀

好大風！雪後的風呵！風裏裹雜許許多多的小雪團，大的比豆大，小的鹽子大，一陣一陣趁着風力紛紛撲來，再加上從很遠的地方吹來的黃沙，馬路上颳起的散碎石塊，和城裏大大小小如竹筍一般洋火爐的煙筒中衝出黑星星的煤屑，撲簌簌打到瓦屋簷前和玻璃窗上，兵丁當響個不了。從他那呼呼的吼聲裏面似乎聽見常日蹲在皇城根下幾個赤裸裸的小乞兒發出一片顫巍巍的哀音，和爲着幾個銅子去同北風拚命的洋車夫，咬緊牙關，踏着白茫茫的雪，一陣一陣，上氣不接下氣，從牙縫裏漏出的喘息聲，「哦！殘忍的風呵！你何以不帶着你的武器——雪團，石塊，煤屑，——衝到四五層華麗的洋樓前面，闖入精緻同皇宮一樣的小暖室，去和那班二

毛重裘，吃白蘭地，又麻雀牌的闊人們周旋，偏偏來欺壓這班弱的，無辜的無告的苦朋友呢？」這是我聽到風聲，無心的畏懼的，一種無聊的感想。麗蓀一手拍着阿扣睡覺，一手指着桌上的洋燈，是表明要叫老管媽去點燈的意思；因爲十二月的天氣，本來黑得很快，況是陰天，風塵又大，雖是五點多鐘，屋裏已是看不見了。

此刻房裏黑昏昏，靜悄悄，就有話要說，大家都以手勢代替。那時管媽送燈進來時，他也回過頭對我，把嘴挪一挪，又張開來，伸出右手的無名指不斷的向嘴邊搖動。我們一見，就懂得他是做吃晚飯的手勢。麗蓀指指懷裏抱的，搖搖頭，彷彿要說，他還沒有睡熟，怎麼能去吃飯呢？我因燈點起來了，就輕輕把躺椅移到桌右邊，隨手拿一

本雜誌，勉強翻開，要想撇下剛纔偶然的感觸，且安慰這無聊的寂寞。過了四五分鐘之久，仍是一行字都沒有讀下去，並且連題目還未認得清楚，姑且翻開第二頁，或可找到引人興趣的句子，把這種心頭的惡潮換一換；但第二頁又被模模糊糊的看過去了，如此，翻過了大半本。麗蓀仍是手不停揮的拍着阿扣睡覺，直到現在足足拍了一個多鐘頭：動也不敢動，怕把阿扣的磕睡鬧跑了，嗽也不敢嗽，怕阿扣剛要睡熟，又把他吵醒；甚至屏氣吞聲，連他的一呼一吸都不敢十分放縱自由，怕阿扣太靈巧了，稍有驚動又驚醒了。其實，阿扣今晚十分奇怪，乳已吃飽，哄了這半天還不肯着實睡覺，不時又要放出一兩次哭聲。奇怪！難道他怕聽這殘忍的惡風聲？他決不懂得替那班小乞兒和洋車夫擔憂呵，因他尚沒有人事的知識，我實在不耐煩了，把書丟過，偷眼看阿扣睡着了沒有，適同麗蓀視線接觸，他因為要使我不知道他不耐煩，遂搖着头對我乾笑了一笑。哦！大概阿扣還沒有睡熟？老管媽第

四次又進來了，仍是來請到堂前去吃晚飯的。有兩次他只探一探頭，看見情勢不便，又退回去了。現在又趁這個空兒走進來擲嘴。麗蓀微微點點頭，他懂得是答應他去開飯了，喜孜孜的溜了出去。不一刻，老管媽又打開簾子，露着半面，我知道是他飯已開好了，又知道麗蓀隨後就來，因站起身輕輕地走了出來。

「阿扣睡熟了麼？怎麼麗蓀還不見來？」這是母親最喜歡他的小孫寶，又痛他的兒媳，所以着急這樣叫着問我。管媽搶先回說：「少奶奶就要來了。」家裏別的人就坐的就坐，遲到的遲到，及我走到母親身旁凳子坐下時，要算是最後的一個，除去麗蓀說。大家又等了一刻，有的誇阿扣乖巧，有的說阿扣掏氣。妹妹年九歲，却有頭有尾的將他放學回時看見街上擺水果攤子的王小和人家攀嘴的一段新聞，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引得大家好笑。我做了半天的啞吧，到此刻纔趁勢開口換一換鬱氣。母親掛念麗蓀還不見來，妹妹就自告奮勇，要去探視，

母親怕他去闖禍，反把阿扣驚醒了，不許他去，却又喚管媽看去。一刻，管媽又搖着頭一個人走回來了。桌上的菜，除火鍋之外，大概都冷了，妹妹餓得慌，他雖然說起話來，津津有味，但他那兩個漆黑的小眼珠兒，滴溜溜只射在桌上擺的菜盤，不時對母親笑一笑，拿起筷子向菜盤揀一兩片子子或肉片慢慢送進小嘴裏去，然後又對我們大家看了看，纔把筷子仍舊放下，又莊莊重重繼續說他的話。這時他看管媽又搖着頭回來了，急得幾乎要哭出來。我說：「我們不等罷，菜飯都快冷了！」同桌別的幾個弟妹似乎都很贊成的樣子，管媽更希望早點完事，免弄到深更半夜廚房事還弄不清楚，母親拗不過大家的意思，也就答應了。臨吃的時候，又招呼管媽道：「少奶奶出來時，再從新收拾給他吃罷。」管媽在下面答應個「是」，又趕快跑回廚房去了。我飯吃得很快，當別人吃到半飽時，我已放碗了。忽而聽見門外履聲，以為是管媽添飯來了，簾子一動，進來了，他仍然是笑嘻嘻的一點不改常

度，我迎着問：「你有些厭倦了嗎？」他只微微答我一笑，似乎不承認我說的這句話，却也不辯白。母親看見是他，早已忙得一聲麗兒，一聲管媽；麗兒是心疼他的媳婦，管媽是催他去收拾晚飯給他兒媳吃。麗孫笑着向前勸阻道：「母親！我吃碗現成的飯不好？又囉囉管媽做什麼？火鍋的菜不是熱的嗎？飯冷時，加上些熱菜湯就可以了。」母親說他不過，只好由他去吃點冷飯，又忙着問他的心愛小孫寶阿扣，麗孫說已放在搖籃裏睡熟了。此刻火鍋管子裏的炭火，因經過這麼長的時間，已快成灰燼，雖仍有點火星，却沒有火力，菜湯自然不見得火熱，再加上些冷飯，那能適合我們中國人的脾胃，麗孫雖不在意，母親那耐得住，一定叫麗孫等收拾了再吃，說：「大冷天，再吃冷的，生了病，不是要的要！況你又有奶孩子！」麗孫終於沒的說，只好在那裏陪着母親，和吃完飯，還未散席的弟妹們說說笑笑，靜等着飯菜熱了再喫。說話的時候，老管媽又拿着一個菜盤，上面擺着幾碗熱騰騰的菜，

和雪樣白的一大碗飯。妹妹替他掀起簾子，讓他進來，把菜飯都安置在少奶奶面前，麗蓀正拿起筷子喫了兩口，忽見管媽說聽到貓叫，轉身要跑到廚房裏去看那畜生可像喫了什麼東西不會。剛走下階沿又跑回來，帶着一副極不安的顏色報告麗蓀道：「不是貓叫，是扣哥兒哭。他醒了我聽得很清楚。」這話發生之後，大家忙亂起來，最是母親，妹妹，和麗蓀亂得利害。麗蓀想不喫飯，放下碗跑去看他的小寶貝，是母親不答應中止了；妹妹最歡喜去抱小姪兒，同他接吻，摩摩他的小鼻子揉揉他的小眼睛，要是母親或麗蓀不阻止他，或他們沒有留意他；母親想讓麗蓀喫飽，又怕妹妹踐踏了他的小孫寶，又怕小孫寶哭的急壞了，執意自己去拍他心愛的，傳宗接代的，小孫寶睡覺。終是母親去了；妹妹賭氣眼瞪瞪站在堂前洋爐子旁邊，麗蓀急忙忙在桌上喫飯，看他那急急忙忙的樣兒，好像失去了魂魄，一口飯到嘴裏，又好像有塊大塞子死住，半天也噎不下去，噎下去了，又聽得在他胸部咕

咕咕作響，依然吞不下第二口飯，那種可憐的樣兒簡直同有噎食病的人一般無二。飯，他實在是喫不下了。我也以為這樣喫下去，也不舒服，不如不喫的好。於是他放下碗，口也未嗽，就一陣風似的跑去看他的小寶貝了。

這時晚飯已畢，堂中除去往來收拾傢伙的老管之外，只有我同弟妹三四人，因為是禮拜六，大家都是放假來的，樂得飯後多閒話些時玩玩。妹妹本來賭不到三分鐘的氣，現在又亂跳亂跑，有說有笑的鬧起來，別人有時鬥他的趣，有時帶着他玩。門外大風到處吹送那嗚咽的吼聲，終敵不過屋裏的話聲，笑聲，鼓掌聲，唱歌聲……那到處刮人肌膚，鑽人骨肉的寒氣，終敵不過屋裏熱烘烘火爐的熱度。我也漸漸把前時種種無聊的感想，暫撇將開去，來同我這無憂無慮，純然天真的小弟妹們玩笑。妹妹強我去按風琴，他自己唱着愛國歌，大家聽着都很高興。那樣熱鬧，以至管媽送進來一封信，在我背後叫了四五聲，我還沒有聽見，直到他後來走到面前，出勁喊了

一聲。美的音樂會閉幕了。妹妹怪起媽媽把他推出門去。我把信接到手折開一看，原來是慕真小學校明天開季戀親會，校長李毓英因我家有學生在校讀書，所以函約家屬明天去赴會。妹妹知道他學校來的信，又向我問明原由，然後告訴我他們的學校園和操場怎樣佈置得好，大禮堂和大門自今天早起就在紫彩門了，尤其是李先生和氣可愛，從來不打過或罵過人，他還說將來要到我家來探親，說我家的麗姐是他的表妹呢！從接信起只聽他接二連三的述他學校的事：球，圖畫，小朋友……說個不了。很久很久，他倦了，磕睡又來了，恰好母親進來沒有談幾句話，就帶他去睡了。他走了之後，堂前冷淡了許多，弟弟一人玩不得法，也趕到母親房裏湊熱鬧去了，我也隨後走出，因記憶着麗蓀不覺順步走到臥房去。

他正低着頭坐在桌前的凳子上，手裏拿着毛繡替阿扣打帽子。我輕輕走近他身旁低低問他道：「阿扣睡熟了嗎？」他扭過頭很自然的答道：「早睡熟了，我還同

母親談了半天心，你放大膽量說話罷，也不要裝啞吧做手勢，也不要捏嗓子學小旦……」話未說完，他禁不住先撲嗤笑了。我也壯起膽子道：「你得了，也該歇一歇！這樣不顧命的爲子女作馬牛做什麼？」走過去把他的活計拿開，放到小花籃裏，這纔同他談笑起來。一天要算這一刻最快活了！我寧可說一禮拜算這一刻最快活了；因爲一禮拜的闊別，只有今天見面，見面又先裝了半天啞吧，此刻纔能暢懷談談，彼此都高興得很。閒話一刻，我又將李校長寄來的信，和妹妹所說的話，也述了出來，助談話的資料。他聽到李毓英這個名字，不覺失聲叫道：「這是我一位老表姐，寄居通州，今年下半年纔來長慕真小學，我這一次都未曾去看他呢！難怪，我實在沒有功夫呵！這人說來也好生奇怪……」我無意的問道：「何以見得？」他道：「這人雖是白髮星星，還是未出閣的老姑娘呢！」我不由得失驚道：「喻奇未嫁人的老姑娘？何以不嫁人？沒有粧奩品貌不美？不然，也許同現在的那一

班女學生們樣，夫婿的價格懸得很高，譬如，中學肄業的女學生，必得有聲名轟轟的學士求婚，纔肯允許；專門上的女學生，必得有數一數二的博士求婚，纔肯允許，又要年青，又要漂亮。他大約也是這樣，所以稽遲下來，以至於白髮星星，是嗎？」他搖搖頭說：「不用胡猜，等我告訴你罷。」我覺得這話一定很有趣，不免又湊近他面前，其實，我同他坐位相距不多遠，因想更親切些，所以又坐近一點，好在房裏又無別人看見笑話，搖籃裏的小孩總會笑話我同他倆的。他接下說道：「他是我娘家大房的姑母的女兒，算起是我的堂姑表姊妹。姑母平生只他是親生，其餘兩位表兄都是庶出。姑母一生最喜歡他，說他是他的靈魂。他到了廿五歲時，居然已領到師範學校畢業的文憑。雖不是十分的美人，却有些書卷秀氣。他同同學中某女士最好，食同桌，寢同牀，常戲指女友對他母親說是他的媳婦。有時放假回家時，必笑向他母親道：「我同你兒媳一塊回來了。」他母親總望着他笑：至於他女

友，恰是性格溫和，有福相的一房好媳婦，對於毓英俯仰承意，雖說是莫逆，却宛似伉儷。到二十三歲時，他母親也曾多方物色快婿，終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耽擱下來了。後來他女友又嫁到每月百元以上薪金的一個小京官，也許他倆見過一兩面，却從未暢談過一場，說到愛情，實是有些勉強；不過女友某生怕照樣的把年華錯過，又承認男婚女嫁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與其將來老大徒傷，不如將就嫁一個小官，倒圖個衣食飽暖，什麼「寄生蟲生活」「賣淫生涯」這一套話，他現在不但不願聽，也不勞精費神的去搜尋理由來辯論，甚至於他莫逆的毓英同他談到這一點，他也居然反抗起來了。毓英自女友出嫁後，就不免孤另起來，想起往日同知情知意的女友在香枕旁邊，唧唧噥噥，雖親如慈母面前所不能說出的話，都可盡情說出，現在却悽悽切切，彷彿是失羣孤雁，起坐不寧，又恰似妙齡新寡，枕席難安。他每恨此生不作男兒身，留不住這知情識意的假媳婦。那時他的女友正戀着

新婚的夫婿，早把「舊雨纏綿」的情義，一日一日的冷淡下去了。毓英到了三十歲時就決計打斷這出嫁的心思，因為到了此時，不但他意中夫婿不肯去求婚，就是平日所看不起的，厭惡的人們現在也趨趨不前，大概女子到了這麼大的年紀，人家都認他爲「花飛花謝」的時期，正是明日黃花無人過問了。他母親也只好由他。那時報紙上常有他獨身主義的論文，在那裏攻擊「良妻賢母」的理由，雖不免抄襲他人的言論，却說得痛快淋漓，連我也歡喜讀他。近十年來他更走到北，或在江浙一帶調查教育，或在京津一帶擔任教務。今年下半年纔來長葛真學校，多時我就想去看這位老表姊，却是想起來又因事擱下，擱下，又忘懷了，直到如今，」他說完後，又輕輕走到搖床面前聽聽阿扣醒了沒有。回頭又問我：「我是不能出門的，你明天可以去嗎？」我此刻如聽到潺潺的泉流，總想一步一步探到源頭，又如聽得幽揚的細樂，不肯輕易放過他的斷續，忽聽他問我這一句，不覺失聲答道：

「要知道你這段故事，早在母親面前討下這項差使了，母親剛纔說過，他想明天親自帶了妹妹去赴會呢！況我明天又同朋友有約啊！」他又問道：「這樣說來，你是很願意見這位女先生的面了？」我說：「自然，十二分的願意。」他說：「那末，等到明天早晨再同母親商議罷，此刻天已不早，也該睡覺了。」我也覺得有些神昏，立刻贊成此意，那外面的大風，吹得窗櫺搖動了東有聲，麗蓀從搖籃裏抱出阿扣，香一香嘴，然後把他的溼襪換去，把尿，屎拭乾，又裹上新的乾淨的襪兒。那時小孩早已盡量發起喊來，似乎反抗他母親不該這樣驚動他。他母親却一點兒也不生氣，只對他笑，雖明知他小寶貝不懂得話，只是自言自語的對他道歉說：「寶貝！對不起！我給你乳喫罷。」其初，小孩不肯喫，慢慢纔不哭，漸漸纔喫乳，喫的時候，還拿他那沒有齒的牙，把乳頭嚼一下，我因聽到他母親低低罵了一聲：「這混賬的小東西啊！」所以被我猜着了。我在床上把剛纔麗蓀所說的話，從頭至尾默了一遍，



一個字也不會忘記，想到神疲精倦的時候，就朦朧睡去，從睡夢中，彷彿聽到麗蓀還在拍他的小寶貝睡覺呢。

明天麗蓀最先起床，因他的小寶貝醒得最早的緣故。早晨的風比昨晚更大，天氣冷得利害，母親也不願意去赴會了。麗蓀因我慫恿的結果，已在母親面前答應寫封信給他表姊毓英，信上說是請他等會事完畢後，到我家來喫晚餐，以便敘一敘成誼。信寫成後，又拿母親的名片一張，交給門房張老兒送到慕真學校去。這裏早餐後，我們出門的出門，玩的玩，談家常的談家常，料理小孩的料理小孩，都各幹各的正經去了。

四下鐘後，我已回來了，正在書室寫幾封朋友的信，書室去大門不遠，忽聽門鈴響了兩聲，張老開門問：「誰？」一刻從窗紗看過去，見張老將手裏拿的一張名片交給管媽送進後堂。又一刻母親同麗蓀，妹妹，都笑嘻嘻的出來接客，我心下已猜到那一定是李毓英先生了。果然，妹妹領一位白髮星星的老女士在前走，母親同麗蓀在後

陪着說笑，大概那位就是毓英先生了？忍不住，放下筆，信雖沒有寫完，也不再寫了。站起來，隨後趕到堂前，見面麗蓀代說彼此的名字，大家又寒暄幾句，偏是麗蓀同毓英問答的話多，因着他倆本來有許多歷史或事實可問答的資料，我同母親除去問開會到的人數多少，及天氣很冷，風大……這一套話以外幾乎沒得說的；況且我問過的話，母親不便再問，母親問過的話，我又不便重複。說起來，我要問他的話實是不少，不過初見面，那些話那能就輕易的破口而出呢？不怕唐突了他嗎？因此，只讓麗蓀陪他談，母親出去招呼管媽送茶點等事，我樂得在旁邊不住的將這老女士上下打量一番，他頭上雖有幾根銀色的白毛，大約是事務繁雜，和風塵勞碌所致，因為我已探知他的年紀實不過四十歲，適合麗蓀所稱的「書卷氣」三字，再看那副明媚的慧眼，更可證他是多情的種子。但他不嫁處女！老處女！這樣一疑神，又覺把我心弄得七顛八倒，引起一種不可思議的玄想。管媽把茶點送來

之後走到麗蓀面前輕輕說道：「扣哥醒了又在哭呢！」麗蓀回頭對我道：「你去抱來給我吧！我在這裏替你陪客呢！」我把小孩抱來的時候，他已不哭了，及送到麗蓀懷裏去，小孩又好像現出一些笑容，誘得他慈愛的母親接着吻了一口。此刻堂中頓呈寂靜的現象，因為我在沉思，麗蓀又在張羅小孩，至於那位客人早眼睛不轉的，注意到這小寶貝身上，頭不回，話也忘了說，差不多看得呆了。看到麗蓀撫摩他的孩子，又和孩子親吻的時候，便不覺離開客座，走近麗蓀面前，彎下腰，將他縐紋滿面的老臉慢慢地靠到小兒毛團團的嫩腮上，又將他的嘴唇貼在小兒的頰上，親了一口，纔問道：「這就是名喚阿扣的姪兒麼？」那種戀戀不捨的神情，似乎很想把他抱到懷裏，也學着麗蓀那樣去同他親親熱熱的接個吻。小孩却又作怪，那兩隻小黑豆似的眼睛只不轉的望着他。麗蓀似乎已看出毓英的意思，就把小孩送給他抱，一面說：「這就是小孩，哦，可愛得很啊！」他接到手，可是不知把這一

塊大襟怎樣捧着合式，那種手足無措的樣兒，引得大家好笑。母親遠遠的趕來叫道：「先生，你從來沒有抱過小孩呀！現在抱着恐怕有些不大舒服吧？」毓英也不回話，只拍着小孩在堂中走了兩步，眼睛只瞇定這一對漆黑眼睛的小孩，很想再向他的圓滑滑的兩小頰上親個吻。於是從懷裏舉到面前，又連連接吻，又用他的手指不住的引着想使那小孩子張開小嘴笑一笑。麗蓀笑問：「毓姊你願意要一個嗎？」說着又接了過去。大家聽說又笑將起來，因他是客，所以不久笑聲又止住了。他安安靜靜的退回坐位，自從他看見小孩之後，覺得顯出一種非常感動的樣子，這種莫明其妙的情感，似含有無限的辛酸，弄得他如痴如夢，這都因那初生不久的小東西勾出他無窮的心思。他只歡喜的是這個小孩，對於我們的舉止言語似乎毫不關心，又想把小孩抱到膝上，他心裏總是這樣想着，幾乎遏抑不住。他此刻無心同我們問答，雖問或同我們說幾句話，他心却仍念念不捨的在那小寶貝

的身上。

六點多鐘時，酒飯已擺齊了，他喫的飯最少，又最先喫完，道過謝，眼見麗蓀抱着小孩喫飯不方便，便說道：「把他給了我罷！我已喫完了。」說罷，把小孩接了過去。他的兩隻眼睛不住的看這紅燦燦的小臉兒。妹妹在旁邊看得高興，也伸手去摸一摸，因妹妹看見阿扣在面前，喜歡得飯也喫不下了。阿扣被妹妹這一摸，又哭起來了。麗蓀放下碗抱過去，送到隔壁房裏去。幾分鐘之後，他出來說小孩已在搖籃裏睡着了。這裏我們仍然在喫飯。等管媽送茶來的時候，却找不到客人，以爲他嗽口去了。麗蓀

### ▲華盛頓

又站起來要去看看他的小寶貝是不是仍然睡着的。那間屋沒有燈。他摸着進去，兩手叉着向前走，恐怕碰壞了東西。但是一種很奇怪的聲音，把他嚇退了。趕快慌慌張張的向外跑，他確是聽見什麼東西在屋裏亂動。他跑到堂前時，臉上也嚇白了，戰兢兢的說這件事，大家一齊亂哄哄的站起來；我一手拿着燈闖進門，只見毓英跪在搖籃旁邊，頭枕在小孩所枕的枕頭上，淒淒切切的哭。麗蓀看見反笑起來，哭聲，笑聲，把小孩驚醒，小孩又哭了。笑的是不是真樂？哭的是不是真痛？至於小孩不當哭而哭，不該笑而笑，實令我捉摸不着他哀樂的真處。

父親與兒子一同在後園散步。見櫻花的樹枝折斷着。父親訝

道。這是什麼人弄斷的。兒子道。一定是華盛頓。

粉 酵 發 雅 洛



食 品 第 一

物 質 純 粹

理 經 總

行 洋 利 公 商 美



歌聲。琴。韻。和。叶。鏗。鏘。  
長。城。烟。味。馥。郁。芬。芳。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烟

每罐內附有獎券一紙。積存  
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  
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喬圖意大利人。一千二百七十六年生於代爾考來一個小村裏頭。幼穉的時候。非常靈敏。成日都是嘻笑着。他的



圖 牧 節

作 圖 喬

言語很可以

使人解頤。所

以村裏的人

都很看重他。

十歲的當兒。

他的父親叫

他去牧羊。他

再也沒有這

般的愉快了。

天天伴着一羣羊。往來這些山丘牧場之中。當他看守羊羣的時候。常常拾了一塊石頭。在石板上畫了一些樹咧、

花咧、以及別的事物。以為樂。有一天他正在那裏繪畫。一隻羊在他前面吃草。且買蒲愛騎着一匹馬。經過這個地方。且買蒲愛是佛勞倫司最著名的大畫家。喬圖一心注

意着他的畫上。那裏還顧得到別的事情呢。而且還有一隻羊遮蔽着。所以且買蒲愛一直走近可以看到他的畫了。他還是一些也不覺得。且買蒲愛對他的畫上一看。好生驚異。因為他是騎在馬上的。從上看下。自然是看得明白。於是和他攀談起來了。當初這個孩子。遇了若且買蒲愛這般的人。見了他的畫作。那裏還不害羞呢。但是那時他要聽着大畫家的話要緊。却是管不了這麼多了。且買蒲愛和喬圖談了些時後。覺得非常愉快。覺得他果是個可靠的孩童。他就說道。「你願意到我的家裏去嗎。我來教導你的畫作。」喬圖聽了他這麼講。樂得什麼似

的。臉上露出一種感謝的情形。對他答道。「我是很情願的。很快的跟隨你去。但不知我的父親的意思如何呢。」他的父親豈肯阻攔他。自然一問便允。於是喬圖就成爲畫家的生活了。他到了且買蒲愛的畫室裏學習。並不是即刻就畫那天然的畫。先做了些學徒時的工作。把師傅研磨顏色。洗滌畫筆。拭掃畫室等類的事務。可是他做了這般的事務。有些厭惡起來。寧可回到綠色的田中。更覺得有趣。不過想了後來畫起大畫作來。也不得不先費了一番苦心。研究他的工作。當且買蒲愛繪畫教堂壁畫的時候。即去相帮他調和顏色哩。準備牆壁哩。從這個工作裏頭。却學了許多技藝。在他空閑的當兒。常常翻閱佛勞倫司的名作。專心致志的研究着。非常熟悉。好似成爲他

的朋友了。後來喬圖把他的師父教他的畫作。和佛勞倫司的畫作。這樣研究下去。很有些疑問起來。何以那些畫家把同樣的畫作只管接續畫去呢。有些時候。把這個問題拿去和他的老師傅討論。而且說那些畫家。被這個規作束縛得夠了。他想把他所看見的事物。畫了出來。也所以顯出那種美麗活潑的氣象。後來且買蒲愛看見學徒的畫作。出自心裁。非常美麗。似乎比他更畫得好。喬圖從此就成名了。於是他的畫作。大爲風行。在意大利的畫家之中。從來沒有他這般的能力。他往那些城鎮之中。看見教堂宮殿裏的畫。都是慘淡無味。毫無生趣的。要是被他一畫。即成爲光明燦爛。栩栩欲生。一千三百三十七年他就死了。他始創的畫作。却是永久不亡的。



劇笑  
父親的義務  
一幕三場

卓 呆

登場人物

父 陳錦屏

子 陳維美

妓女 大麗花

衣店夥 一人

婢 阿寶珠

親友 三四人

扶新 二人

第一場 妓院門前

錦屏手提皮包由右面上。

(錦)大麗花一定守候了好久了。還

是快些去與伊會面。叫伊快活罷。

微笑。將要進門。忽然他兒子維

美。從左面上。

(維)呀。不是父親麼。

(錦)嘎。你是維美。

(維)父親上那裏去。

(錦)這個……我是到那邊去。

(維)什麼地方。

(錦)就是這個……你也曉得的啊。

到銀行裏去啊。

(維)銀行麼。

(錦)是銀行。你往那裏去呢。

(維)這個……到……

(錦)什麼地方。

(維)這前面不是有一家醬園麼。醬

園的前面是典當。再過去是綢緞

店。隔壁是麪店。近來這麪店裏的

東西真好。

(錦)誰要聽什麼麵的好不好。你到

底往那裏去呢。

(維)問我往那裏去麼。

(錦)問你往那裏去。

(維)那麼到那裏去好呢。

(錦)什麼。

(裏)我是到張老三家裏去。



(錦)原來如此。快去快去。不要耽擱太久。早些回去。

(維)父親。你也事情一完。早些回去。

父子二人都偷看看門內。向左右分道而去。歇了一下。維美又上。四面瞧瞧。

(維)被這老頭兒撞見了。倒耽擱了好久。

將要進門。錦屏忽上。

(錦)你還在此地做什麼啊。

(維)這個……我走到前面。遇見了張老三的母親。因此曉得老三不在家。所以打算回去了。

(錦)那麼路上別耽擱。快些去罷。

(維)回去了。父親。銀行怎麼搬了地方了。

(錦)不是的。我一想銀行儘可以明去。今天另外有事。所以向這裏來了。

(維)那麼事情一完。也早些回去。

父子二人又向左右分開。走了二三步。各回過頭來。

(錦)快些回去。

(維)早些回去罷。

二人下。歇了一下。錦屏又上。向四面瞧瞧。

(錦)不料遇到了小畜生。被他胡纏一下。實在討厭。

將要進門。維美又上。

(維)父親。

(錦)噢。你又回來了麼。

(維)我一想既經到了這裏。倒不如

到這附近的陳列所去瞧瞧。父親。您事情早已辦完了麼。

(錦)我打算把事情明天辦了。

(維)那麼今天回去罷。

(錦)你也陳列所去看了一下。早些回去。

再向左右分道。維美回頭看看。趁父親不見。便一躍入門。錦屏也回頭一瞧。

(錦)他去了麼。好了好了。趁早進去罷。

急急入門。

(舞臺旋轉)

第二場 房間

場上是大麗花的房。

維美與大麗花正式談話。

(大) 那麼你到家裏去開談判。事情怎樣了。快些說給我聽。

(維) 十分完美。昨天我一回去。就與父親開口。他先問我。你要娶的是個何等樣人。

(大) 是。

(維) 我說是個絕美的美人。門戶也很相當。今年二十歲。名叫麗姑。並且還有三千元的陪嫁咧。

(大) 是。

(維) 你也曉得的。我那老子。他一聽得有錢。真是比他的性命也看得重。所以十分歡喜。就說一定娶伊罷。

(大) 那是快活極了。

(維) 那麼這陪嫁的三千元與一切

出嫁的用度。我們都照一向的計

畫辦去。好得今天父親已來。你可以放出你的本領來。向他去捲這

一切的費用。他也想不到爲的是我。所以順便還可以替我也多沾光一點。一切由你做去罷。

(大) 你放心。包你成功。

這時候阿寶珠慌張上。

(寶) 不好了。那陳老生氣了。見你只

管不去陪他。他要趕過來了。

(大) 他趕過來麼。那麼陳大少怎麼

辦呢。

(維) 是啊。

二人很慌張。

(維) 父親生得我身體太大了。否則

可以藏在抽屜內。

(大) 別說笑話了。

三人一無主張。大麗花想了一下。

(大) 還是這麼辦罷。不過氣悶些。你在這衣櫥內躲一躲罷。

(維) 那麼一切事情托你了。

(大) 你只管放心。

維美入櫥內。

錦屏上。

(錦) 怎麼只是叫人等着。你總也不來。你還不曉得我的心麼。

(大) 對不起得很。恕我想我。我也心裏很焦急。無奈自己做不動主。真

叫人難受。一面請你等着。一面又

是來了一個不識好歹的客人。要與我胡纏。我想我身體雖在他旁

邊。心裏一想，想早些來與你甜甜

蜜蜜的談啊。

假哭。

(錦)這是我不是，我並沒有生氣。

你別哭，你的心，我很明白，就是你

我今天會不到面，也是沒法啊。何

用哭呢。

(大)陳老，你真是好人，我一見了

的笑容，頓時心花就開了。

靠在錦屏身上。

(錦)見了我的面，你心裏快活麼？當

真？

(大)宛如吃了一服清涼劑。

(錦)我見了你的面，宛如吃了一杯

冰淇淋，哈哈。

(大)陳老，前幾天你說要娶我回去。

怎麼這幾天不提了呢。

(錦)怎麼會不提，快了快了，只有二

三天了。

(大)那是快活極咧。

(錦)因為恰巧有一個好機會，什麼

事呢，我有一個兒子，倘使在他未

娶媳婦之前，我先娶你，總覺得有

些不便。

(大)實在不錯。

(錦)現在幸虧我兒子已經看上了

一個女子，早已自己訂了婚，一定

要娶了。

(大)原來如此。

(錦)我一看機會來了，便替他在這

二三日內，趕緊結婚，他的喜事一

完，我就可以來娶你，你再忍耐這

麼二三天罷。

(大)那很好……那麼我不到五天，

就可以做你家裏的人了。

(錦)不錯不錯。

(大)但是陳老，我有一個請求。

(錦)什麼事。

(大)我也得要預備預備，做些衣服

啊。

(錦)你不用多說了，這一點兒事情，

我心裏很明白。

(大)原來如此，所以陳老，我很愛你

啊，但是單單替我一個人預備，那

是我願的。

(錦)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要預備呢。

(大)我的丈夫啊。

(錦)我自己是衣服還有着咧。

(大)我嫁了你。自然是一對新夫婦了。到那時決不可被人暗笑。說我們一老一少。所以我勸陳老。你也別用舊衣服。做一身新的罷。

(錦)這倒也有理。那麼也做起來罷。

(大)如此我來打電話到衣莊裏去。

(錦)不必這麼急急。

(大)再遲要來不及了。

大麗花欣欣然下。阿寶珠搬酒  
菜來。歇了一回。大麗花上。

(大)電話打過了。他立刻拿樣子來  
咧。你且喝酒罷。

斟酒。

(大)不過還有一件事情要要求。

(錦)還有麼。

(大)我嫁你。乃是我的心。不過我的身體。還欠着債咧。總有三千元。這怎麼辦呢。

(錦)什麼。三千元。太多了啊。我媳婦陪嫁也不過如此。

(大)什麼。

(錦)沒有什麼。這個債。拿一千元去。不行麼。

(大)你不願。我也不要了。我又不是自己用的。一千元。我勸你還是別

拿出來罷。總算是我沒有睜開眼睛。

(錦)大麗花。你又何用生氣呢。我又不是不肯拿出來。給你好了。給你

好了。

(大)當真肯給我麼。多謝多謝。所以人家都這麼說着啊。說陳老是用起錢來不算的。

(錦)這倒不獨是你說。我也常聽得人家這麼說着。

(大)是啊。那麼陳老拿出來麼。

(錦)你倒性急得很啊。只得給你三千元了。

取出支票簿。簽三千元給伊。  
阿寶珠領衣店夥上。

(夥)我們是順泰衣莊裏。方纔你們打了電話來。我特地送樣子來的。

你們看罷。衣料都在此。二十歲左右的。女子。可以用這幾種顏色花頭。二十三歲的男子。應當用那

幾種來得配稱。

錦屏很覺奇怪。

(錦)什麼。二十三歲的男子。

(大)是啊。這些都是二十三歲的男子穿的。

(錦)大麗花。二十三歲的年輕人衣服。叫什麼人穿呢。

(大)是你穿啊。你要娶年輕的夫人。自己也需打扮得年輕些啊。

(錦)這倒不錯。但是五十二三和二十二三。未免太……

(大)不會的。包你打扮出來。成一個美老年咧。

拿衣料擱在他肩上。

(大)很配啊。……王先生。你看不是

像二十多歲的人麼。

(夥)實在不錯。三小姐。你還是用這

一塊料罷。

把料放在大麗花肩頭。二人並

立。夥計退後一二步看看。

(夥)真是一對夫婦啊。

(錦)王先生。你看很配麼。

(夥)天造地設的一對啊。

(錦)哈哈。那麼王先生請你趕緊動

起手來罷。

(夥)是了。一定用這幾種衣料罷。

(錦)你須做得快些。

(夥)四五天內一定做成。

店夥退。衣櫥內有鼻息聲。錦屏

大驚。立起來四邊瞧瞧。

(錦)什麼地方有人睡着。

大麗花很慌張。

(大)陳老。不是這裏。隔壁房間內。有

客人睡着。

(錦)聲音倒很近啊。

(大)大概是順風吹過來的。

(錦)不錯。

再聽了一下。有些定心了。

(錦)我今天本來要和你暢談。只因

還有許多事情咧。要回去了。

(大)爲什麼就要回去呢。椅子還沒

有坐暖啊。

(錦)你且暫時忍耐一下。只有二三

天了。一過二三天。我便可以終日

與你談話了。此刻只得大家不舒

服些咧。

錦屏退。大麗花開櫥門。鼻息聲

還不停。

(大) 出來出來。

(維) 啊啊啊。

欠伸一下。走將出來。

(大) 你真該死。這麼響的鼻息聲。不

是叫我要急死麼。

(維) 對不起。老頭子呢。回去了麼。

(大) 剛纔回去。

(維) 原來如此。那麼結果怎樣。

(大) 很佳很佳。我的陪嫁費在此。

將支單放在維美面前。

(大) 衣服也定好了。你的和我的。

(舞臺旋轉)

### 第三場 陳宅喜堂

主人陳錦屏獨自在那裏踱着。

(錦) 很巧很巧。幸虧這位媳婦有三

千元的陪嫁。剛剛足夠我自己娶

老婆的用。今天把喜事一辦完。

天就要我自己來了。巧極巧極。

客人齊上。

(衆客人) 恭喜恭喜。

(錦) 諸位。還要勞駕啊。

(甲) 老伯。你今天娶了媳婦。家事可

以放心了。

(乙) 尊夫人去世以來。已經有十年

光景了罷。

(丙) 你一個男子。把兒子撫養長大。

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到一娶媳婦。

總算父親的義務已完。能夠交卸

了。

(丁) 從此你可以覓一個清閒之所

去住着。養養老咧。

(戊) 這麼樣方可安安逸逸過此殘

年。

(錦) 諸位的意思……

(甲) 我們大家都以為是這麼辦的

好。今天以前。你也很吃過一番苦

咧。從此不如將店務讓與令郎。你

便可以盼望抱孫子了。

(乙) 是啊。不過老年人另覓一個清

閒所在去養老。却是很有趣。然而

旁邊沒有一個可以談談說說的

人。總太寂寞。最好有一個年紀髒

髒很談得投機的人。前天我和我

家的老太婆談起。倒覓到一個適

當的人了。

(衆人) 是個何等樣人。

(乙) 性情既好。年紀也差不多。并且

喜歡吃素念佛。

(錦) 你們的話太遠了。

(衆人) 很好很好。還是介紹過來談談罷。

(錦) 這個……

奏樂。新郎新婦維美大麗花二人盛裝上。錦屏先看維美的衣服。

(錦) 奇了。

再看看維美的混身。

(錦) 巧啊。

又到新娘旁邊再看伊穿的衣服。

(錦) 花頭也同。顏色也同。莫明其妙了。

錦屏低頭默思。

(維) 父親有什麼不明白的事麼。

(錦) 沒有什麼不明白的事。不過我

要早些看看這位媳婦的面貌。

(維) 那麼把方巾拿掉罷。

取去方巾。

(錦) 哎喲。是你。

錦屏大驚失色。

(維) 父親。你認得伊麼。

(錦) 我不認得。不認得。

維美取出支票。

(維) 這就是媳婦的陪嫁三千元。

(錦) 呀。這錢也是我的……

(維) 什麼。

(錦) 沒有什麼。

(維) 我的衣服。也都是女家製了送

來的。

(錦) 這也是我……

(維) 什麼。

(錦) 也是女家做來的麼。好極好極。

(維) 如此。過來見了父親。

大麗花殷勤向錦屏行禮。

(大) 父親。

(錦) 好了好了。算了罷。

親友們都很快活。

(衆人) 這一來。父親的義務就完了。

(閉幕)





總發行  
上海五洲大藥房

# 人造自來血

補血 強身 健胃 壯心 男女 咸宜 效驗 如神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商務印書館 英語週刊四百期

## 紀念特號徵文廣告

本刊四百期不久即將出滿，茲擬於四百期出版之後，出一特號增加頁數，徵求名作，倘蒙海內名彥惠賜鴻文，以光卷帙，不勝榮幸，簡章如次：

(一) 投稿以合於補助初學研究英文之中英文字為合格，各學校英文教員，如本其教授上之心，得寫成淺近英文投稿本社，尤為歡迎。(如承附寄者最近相片一張，本社當製為銅版，與原稿一併登出)

(二) 投稿以五百字以上千五百字以下之短篇為限。  
(三) 酬金每千字自銀三元起至六元止。(特別稿件不在此例) 均給現銀。

(四) 投稿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英語週刊社」

(五) 收稿期本年四月底截止。

(六) 原稿不登用時，如欲寄還，請附開就地址之信封一枚，以為寄還之用，否則概不檢還。



鴻圖  
永固



大業  
恒通

# 人壽保險

## 「建屋於磐石之上」

此格言之爲永久兩字之徵像者數千年於茲矣今日吾輩智識大進益覺此格言之可貴而知人類之組合實足以因此而抵抗時間與變化也世界日見進步而人生壽夭益形不可測度社會上之組合亦見動搖而不穩固人類遂發生要求一穩妥之組合之企望藉以抵抗不測之變化與意外之災禍同時又因近世科學發達死亡統計率精進與夫經濟權力擴大之故而使此種組合竟實現於世矣人壽保險者即此種組合而此組合即所謂「建築於磐石之上之屋」也如蒙函索第十五號詳章當即寄奉不誤

### 美商友邦人壽保險公司啟

總公司 上海 廣東路三號

北京 哈德門大街一四四號

漢口 洞庭路一號

廣州 西堤光樓

濟南 五馬路三馬路轉角

### 分公司

各大省會城鎮均設有分公司及經理處

# 星期消遣錄

(著原三泊莫)

## 趙開



### 第五章 投謁

巴本擬於星期日過其友午餐。駛艇作竟日游。乃爲意外事所阻。不得踐其成約。蓋一夕巴散步於林木蔭翳之公道。路遇其表親某某。爲新聞主筆。酬酢場中之標標者。上自縉紳。下逮編氓。無不交結。與巴久疏闊。相見甚歡。似有逸興之舉。欲邀巴作伴者。曰。子星期日作何消遣。曰。將往駛艇。曰。駛艇殊乏變換興趣。久而生厭。盍與余偕游。余將導子往識兩當世知名之士。一瞻其美術建築之私第。曰。余有友約去鄉間。曰。余輩所往。即係鄉間。余輩便道至霸王守。一訪梅松湴居士。著名美術畫家游覽其第宅。乃步行至美墩。該處即爲禪

著名文學家

喇學家之居。余有事與斟酌。即向之索以後登余報之小說稿也。

巴欣然意動。諾之。特購新衣一襲。以原有者微舊。見尊客不雅觀也。又以繪事文學。素未問津。深恐屬談失言。貽笑方家。以此商諸其表親某某。某笑答曰。子譽揚之可矣。人固無往而不可用其譽揚。一以譽揚之道處之。譽揚人者。無害。即有破綻亦易掩過。子識梅松湴之畫否。曰。知之甚悉。子讀過盧拱莫皋(禪喇著)一書否。曰。讀過一通。曰。是足矣。子不時舉其畫。或引一二種小說以言之。更益之以譽揚之辭。曰。精美絕倫。曰。希世名筆。曰。傑作。曰。誠天才也。如是者無往而不適。余固深知是二人博學多聞。然譽之無不樂受也。星期日清晨。彼等啓行至霸王守。離車站不數武。一教堂盡處。則見梅氏之屋舍焉。殊漆矮門。門內滿植葡萄。某停步。顧謂巴曰。子意梅松湴爲何如人。巴疑思有傾。曰。其人軀體

瘦小心思縝密。鬚剃淨。行步類軍人。某笑領之曰。姑入觀之。既入。見梅氏正屋之前面。及左右側面。均爲瑞士式之叢屋。較正屋略低。形式怪特。其正屋結構亦奇。且極複雜。具有古代礮壘式。中古貴族邸第式。別墅式。茅屋式。醫院式。教堂式。回回教寺院式。埃及金字塔式。薩伏窪之蜂房式。東洋式。西洋式。無不包而有之。此至繁極複之規模。屬意境而兼審美之觀念。足供一般美術家之研究者。均出諸此畫家一手繕圖而督匠經營成之也。

彼等入屋內。箱籠縱橫殆滿。梅氏已現服毛細小衫。身材嬌小。其美髯之長。實足驚人。有蓬蓬勃勃如川之流。如尼街喇之瀑布。人見之者。幾疑爲非天然生成。彼顧此新聞家言曰。先生幸見恕。余昨方抵此。故室中雜亂。未能掃榻以待。曰。毋然。余等亦便道過此。一奉謁耳。巴亦滿擬致一辭。腆顏囁嚅曰。此室抑何精美耶。此畫家似喜其說。遂導客游觀。入一中古時代式之小亭中。畫室在焉。一面臨洋台。於是穿餐堂而至前廳。則陳列美術品極夥。

其最奇者。自屋外達屋內。有無數套列梯。有壯麗宏大之正梯。有鑲嵌塔樓內之暗梯。又有一塔樓內。則爲僕役上下之梯。幾於到處有梯。巴偶開一室門。卽退出。是處上流人不欲直呼。乃以英語代之。卽廁所也。其裝飾點綴。窮極壯麗。視之儼若東方寶刹之佛殿。於此足見主人之慘淡經營矣。既而游花園。則曲徑四道。古木轟天。維時其表親欲去。再四申謝而別。彼等將出。遇一園丁。巴問之曰。梅君得此幾年矣。其人答曰。先生問此屋之來歷乎。余主人購此地於西歷之千八百四十六年。至於此屋毀而復建者。凡五六次。所費不下二百萬。巴且行且思。蓋彼非羨梅建築之美。才藝之宏。乃思人方節欲戒奢。以厚殖其財。而梅乃窮奢極欲。轉喪其貲之可怪也。

彼等既過霸王守。卽取道至美墩。其路初沿失因江畔。有居民之小島。羅列水中央。沿江一帶。風景宜人。路斜升。橫貫明媚之維狼山莊。復折而下。乃達著露拱莫皋主人之居。左面爲一古茂之教堂。有圓柱形塔樓。夾峙兩旁。行不

數武。遇一鄉農。爲指認禪喇之門。

未入之先。彼等遠視其居宅。爲一嶄新方形之大廈。高聳

天際。又一白聖小屋蹲其下。相形若大巫之產小巫。其實

小屋先有爲前業主之故產。而大廈則經禪喇所手創。

彼等掣鈴。一巨癸山種而鳥產者。向之吠。狺狺逼人。巴股

慄。幾欲却步。適一僕來。制此犬。開門。某投刺令通謁。巴虞

不納。則徒勞往返。其表親曰。毋慮。余固有可入之道。須臾。

僕返。傾彼等入新廈。由一古式梯登三層樓。巴已吁吁然。

心中自度。此聲名烜赫婦孺皆知之名士。毀譽參半。毀之

者有由衷。有拾人牙吻。有同行嫉妬。譽之者。爲一般文人。

爲各界人士。因而想見其人之丰采。必爲一偉丈夫。面目

嚴厲。聲音洪亮。人望而生畏。不敢輕與接談。

門關。斗現一廣漠無際之巨室。一帶高大玻璃窗框。益顯

其室之宏大。四壁繡幕低垂。左壁有一碩大無朋之壁爐

兩側飾以半身石像。每日需燃燒百年巨椽一株也。一巨

桌滿堆書籍報章畫片。據室之中央。亦空洞若無物。初入

此室者。必先驚此室之巨。移時方能見及主人也。時禪喇  
身一東方式安樂椅上。椅巨。足容二十人。禪見客至。乃起  
身相迎。指兩椅囑客坐。已則疊其肱而斜倚安樂椅上。一  
書臥其側。左手握牙質裁紙刀。時時閉一目。用一目緊湊  
刀口。睨視之。

當此新聞家緬述來意。禪凝視靜聽。不發一言。巴爲所懾。

竊窺其狀貌。則年約四十許。身材適中。形容魁梧。其頭腦

頗肖十六世紀意大利之畫中人。雖不美觀。而嶢嶢自露。

髮短而竦起。額前髮尤茂。鼻隆準。鼻端截然。上顎黑鬚濃

鬚。下顎鬚修剪貼膚。其視人有三種。一泛視。一注視。一傲

視。其注視人也。則聚精會神於其人之身。聽其人之言。察

其人之色。如洞燭其肺肝焉。其頭顱圓而剛勁有力。一如

其名之兩音拚聲。斬截而短峭也。禪待某辭之畢。答彼以

此時不願應諾。且觀厥後再說。因彼前所允作之小說。方

在籌劃章回篇目中。猶未就緒也。言頃默然。若觀客可即

去者。巴等悵悵起立。此際巴忽思如此知名人物。倘能得

其片語接談。歸可以傲同僚矣。乃鼓勇言曰。先生亦知余之傾慕大著有如饑渴乎。禪向巴略一盼而不答語。巴仍不稍餒。復進曰。今日若蒙錫以片言教誨。榮幸何如。禪復足恭。但神色之間。頗不耐。巴覺之。方寸無主。乃漫言噫嘻。此室抑何精美耶。禪聞此始含笑推窗。示客檻外野景。一望無際。一村一水。一邱一壑。歷歷在目。並見色因江出沒於烟雲浩渺之間。二人視之。撫然若失。讚歎而已。又開各室導游一周。甚至庖廚亦窮極富麗。四壁及頂面。俱用淡藍磁磚鋪嵌。益令觀者驚歎不置。某問曰。君如何購得此屋。答曰。余曾擬租一小屋於此。消夏。遂覓得此附近新廈。

#### 四 跟在後面

之小舍。其故主僅索售數千方。遂如一玩物得之。曰。然則後此君所添造者。所費不其昂歟。笑答曰。誠如君言。二人遂別。及途。某把巴之臂徐言曰。人不能無所偏好。其所好即其所以敗亡之弱點也。投其所好。自古英雄不能免。故好戰者。必顛蹶於滑鐵路。好圍囿者。必糜精喪財於鄉曲之居宅。諺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財與名雖不同。因所好以身殉之道。則一也。彼等重至維狼村趁車歸。巴在車中。念念於此著名畫家及大文豪二人之姓名不置。引為知交。自信必有一日非此之招飲。即彼之邀宴也。

#### 菊 高

主人帶了僕人。去旅行巴黎。經過一條河。河上沒有橋樑。河中又沒有船隻。幸虧這河兒很狹。只好一躍而過了。主人恐怕河深。吩咐僕人前面走。意思是讓他先躍。但是僕人要顯出尊敬主人的樣子。說道。我從來沒有失過禮節。所以請主人前面走。我祇能跟在後面。



## 思潮

翟秀峯

藍青的天空，鑲着乳白雲；一顆一顆的星，射出燦爛的光芒，和新月爭亮。一條曲曲折折的大河，河水潺潺的日夜流着不息；河的兩岸，婆婆的豐草，已枯黃了；禿頭的楊柳，被強悍的風魔迫逼着，一搖一擺，萬籟無聲，愈顯得夜的沉寂了。

河的東岸，當河曲折的地方，臨河有幾間茅屋，屋中沒有燈火，一切都受黑暗底勢力統治。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年人，睜着眼，看烟燦的星光，使他過去的照片，一頁一頁的映出。一切聲響沒有，唯有脈搏的跳動，他自己能夠聽到。

他十歲那一年，是荒年，因為水災，穀物沒有收成。他父母因謀食艱難，養不起不會賺錢專門吃飯的孩子，

托人把他薦到一家木作舖內學木工。這天，進店的那一天——他媽媽顫顫地向他說：

「明兒，你要小心啊！店裏不像家中，一切事情可以隨便的。吃了人家飯，要盡心極力去做的，不要圖懶貪戲。媽媽不是不痛愛你，沒有飯吃，也無可如何的。明兒！你身體自己要當心啊，飯要吃飽，衣服着暖，你知道媽媽沒有三男四女，只有你一個人，窮了無可奈何……」他媽媽說完，臉上乾枯的皺紋裏，注滿了淚珠。伊不忍給他看見，把袖管拭揩着，

他那時年紀很小，不懂他媽媽為什麼說說就哭了，大約她不快樂罷。他於是發出很低的聲調，

「哦，是了，知道了！」

「明兒！和師兄倆要和氣，不可洩氣爭鬪，你年紀小，吃人的虧的。對待師父師叔要恭敬，他們說怎樣，就怎樣，不可違背他們的。學手藝的規矩，三年纔出師，三年以內，不能回家的，你不要回來啊！」他的媽一口氣說完，這幾句話。

「哦，是了，知道了！」他回答他媽的叮囑。

從那天起，他的生活上變遷了，自由自在底無束縛的，變了束縛的不自由的單調了。他初到舖裏，覺着一事一物，和從前不同，他正目定口呆的想他來的時候母親的哭和叮囑，什麼「出師……三年……不能回家」，忽然聽到有人呼喚他底名字——明兒。

他底腦筋筋下命令，把幻想逐出，見一個中年的人，師父——在距離他很近的地方，正言厲色的說：

「明兒，喂！你叫明兒麼？今年幾歲了？」

「是的，我叫明兒，今年十歲了。」他把頭俯下，很懼怯的說，

「不用怕，我又不是吃人的人。」師父微含怒意底說，但他聽了，心上覺得更加害怕，從前沒有經過這樣害怕的害怕。師父把手指一個面容可怕，滿臉短鬚的人，說：

「這是大師叔，以後你就叫他大師叔罷。」指一個很短而很肥胖的人，說，

「這位以後叫他二師叔。」指了比大師叔短些，二師叔較長的黑臉說，

「喂！明兒，他就是三師叔。」他把舖裏的人他應當怎樣稱呼他們的說給他聽，還叮囑他幾句話。

他在舖裏，每天很早就起身了，整理牀舖，收拾日用的東西，替師父師叔們把夜壺倒了，然後幫師兄燒飯，他擔任了燒飯的責任。一天到晚，總是拿柄斧頭斫粗笨的東西，或是踞樹木，到晚間十點鐘纔能休息。可是他年紀幼小，萬萬吃不起這種苦，心上覺得沒力，那工作就遲緩了。所以他時常享到師父師叔們底有力的手掌。有時他這種生活難以維持下去，要想回家，他想要回家的幻念

纔起，彷彿他媽媽在他面前含淚的說，

「學手藝的規矩，三年纔出師，三年以內，不能回家的，你不要回家啊！」

有一年的冬天，店裏生意特別發達，器具不够供人家的需要。他們就在夜裏增加工作的時間，師叔師兄們特別加錢，還要喝酒，吃肉，他祇吃些他們餘下的殘羹冷飯。他們十二點鐘睡，八點鐘起身，他呢，一點多鐘纔得睡，六點鐘就要起來。他因為睡的時間太短促，神思恍惚，在工作的時候，常常打盹。有幾次給師父看見了，打了一頓，後來他師父恐怕他再偷懶睡，派師兄監督他。一天，有一個師兄要他給酒他喝，他沒有錢，沒有買給他喝，那師兄心上恨他。

那一夜師父喝飽了酒回工作場，他正全神灌注在研樹，這師兄却在旁高聲說：

「明兒，不要打磕盹啊！師父回來了。」

師父聽了，不問是否，舉起粗大有力的手掌，沒頭沒腦

的打他，說：

「你爲了偷睡，吃了許多苦，難道你忘記了麼？你回家去罷，我這裏沒有飯給懶孩子吃，去，滾出去罷！」說完，把他推在門外，他苦苦的哀求，師父只是不應許他進去。經了幾個師叔的勸，纔把他放進去的。

他想到這裏微微地嘆口氣，目看着天上浮雲，和一顆一顆的星光，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於是繼續演他生命泉中的一頁一頁的影片。

後來他出師了，他的技能比師父師叔好，從前虐待他的，師父也和他好了，還在人家面前說，「他是我的徒弟，他的手藝特別比人好。」現在他已三十多歲了，兒子也大了，他也掙到不少的錢，雖不是富翁，也是小康了。

他的生命泉中，過去的幻影，一張一張演完了。他也覺得疲倦，兩手向上伸出，兩腳向前後振動，作無意的自然的體操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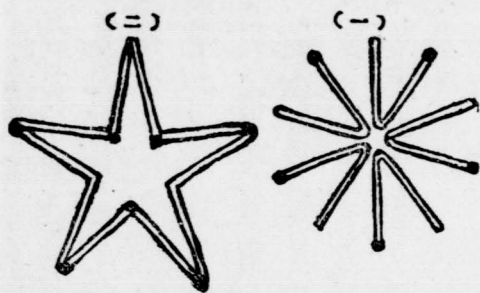
這時野外犬聲嗥嗥，把他的思潮打斷。

（於一九二二年蔡公諤雲南起義日下午四時寫完）



# 科學遊戲 火柴幹

培



火柴幹子的手工，是用五枝火柴幹。正中拗折。可成(一)圖的樣子。並擺在光滑的板上。然後用一指排成星形。勿論什麼指都可以。正中注下一滴水。於是片刻間就變成(二)圖的樣子了。諸君可以看看上面的圖。

這是應用水的表面擴張力。不但是水與火柴幹的遊戲。什麼都可以做成的。這種科學遊戲的趣味。全在應用學理於實際上。但實踐的功夫。也少不了。一次試驗不成。二次三次。反復的考察。到底可以成功的。

唯一一言奉告。這方法。就在水落於火柴幹的拗折處。須十分注意。結果是很有趣味的。

# 業餘的好伴侶

▼要知最近的學說潮流，政治趨向，和教育設施，請看下列雜誌：

▼下列各種，都是研究專門學科的雜誌，你所研究的，是那一種？

▼學生們，婦女們，少年們，兒童們，特別供給你們的雜誌在這裏：

東方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十二冊二元  
全年廿四冊四元

太平洋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民鐸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史地學報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二元一角

社會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學藝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科學雜誌

每冊二角半  
半年六冊二元三角半  
全年十二冊三元五角

數理化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二冊六角

博物學雜誌

每冊三角半  
全年四冊一元二角

學生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每冊一角  
半年六冊五角三分  
全年十二冊一元

教育雜誌

每冊角半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五角

新教育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三元

革新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小說月報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三元

小說世界

每冊一角  
一卷十三冊一元二角  
半年廿六冊二元四角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英文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三元

英語週刊

每冊五分  
半年廿六冊一元角  
全年五十二冊三元

農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二元二角

體育季刊

每冊三角  
全年四冊一元五分

兒童世界

每冊六分  
一卷十三冊七角  
半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每冊八分  
半年十三冊八角半  
全年廿四冊一元五角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種德園 著名良藥



女界至寶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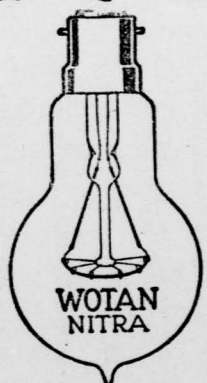
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鋪○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小又(2)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華吞電燈泡



光線足 價相巧

最省電 最耐用

上海江西路四號西門電子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四七五八

小(25)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賊之儲蓄

茗狂

在火車站一帶。誰不知道小阿哥陸金福的大名啊。他是扒賊中的大王。他是扒賊中的聖手。並且他還是個最精的專門家。專在火車站一帶行道。從不往別的地方試手。所以一般來往旅客。聞得他的大名。只是不住的搖頭。暗在那裏祝道。我此番出去。不要碰著他纔好呢。

一天。陸金福在一家小酒店中飲酒。飲不多杯。忽見他的一個同道小老爺根壽走了來。忙招呼他坐下。這個小老爺根壽。雖說是金福的同道。却不像金福這樣的專於所業。除了本業之外。碰着好的機會。不論訛財詐物。放火殺人。都要幹幹。這天坐下之後。便帶着笑。問金福道。這些時買賣還好麼。金福道。說好亦不好。說壞亦不壞。總是這樣罷了。根壽道。我近來的買賣。倒很不壞呢。老朋友。不瞞你

說。我在銀行中。已有了存款了。金福詫道。怎麼說。你在銀行中。已有了存款了。根壽微笑道。你不相信麼。這是真的咧。咳。這種事情。你聽了驚訝。亦是難怪。本來我們這些人。一輩子亦沒有在銀行中存款的日子。有這麼一捲鈔票。放在身邊。就算最好了。但是照我想來。這總不是辦法。將來如果失了事。又怎麼樣。難道不想請個律師去辯護一下麼。金福道。這個我倒不去慮他。不過我要問你。你近來究竟做的那一種買賣啊。根壽道。這倒不能同你講。但有一句話可以說得的。這宗買賣。出息很不壞。金福道。這句話我也聽人說起過了。但是我總有點不相信。恐怕是你自己一個人在那裏吹罷。根壽聽了。溜着他兩個賊眼。四下望了一望。方從懷中。取出了一本銀行存款簿。笑嘻嘻

的。指給金福看道。你瞧。這不是有五百塊錢存着麼。現在你總可相信得。并不是我一個人在這裏吹了。金福看了。嘆喟一笑道。我當你有多少錢存在那裏。原來亦只有五百塊錢麼。根壽氣憤憤的道。五百塊錢。你還嫌他少麼。金福笑道。咳。五百塊錢算得什麼。倘若在我手中。亦不過放在身邊。供供零用罷了。亦配教人家白費紙筆。登在簿子中麼。我起初聽了你的話。當你真有怎們多的錢。原來亦只有這一點點。咳。這算得什麼。根壽怒道。你不過空口說說大話罷了。亦拿得出這麼一本存款簿麼。我估你一輩子也沒有這一天。金福道。真的麼。根壽道。真的。金福道。好。那麼我兩個月內。定拿一本銀行存款簿給你瞧瞧。存的亦是這點數目。并且我可以對你罰了。我如今在銀行中。確還沒有存過一文錢呢。根壽道。好。好。那麼我等着聽你罷。說着。又對飲了一陣。亦就作別而歸。

金福回去之後。把根壽方纔說的話。細細想了一陣。覺得很爲氣憤。想他亦太瞧不起人了。竟估我要在銀行中存

款。一輩子亦沒有這麼一日。我倒要給他點顏色瞧瞧。纔知道我陸金福不是等閒之輩呢。又想起根壽曾說過。如果有了存款。將來失了事。就可作延請律師之用。這一層意思倒亦很不錯。於是他決定要往銀行中存款了。這事在他。倒不甚難。不過辛苦點兒。多作幾回買賣。再省吃儉用一些就是了。所以他對於前途。很爲樂觀。私下不住的在那裏說道。這樣一來。亦可以教根壽知道。在此道中。要算我小阿哥陸金福最利害的了。像他那種天天在那裏起行的。萬萬及不上我來呢。

金福對於銀行的組織和性質。完全的一點不知道。據他理想起來。大概一個人向銀行中存了錢進去。就得到一本存款簿。沒錢時候。就可向他去拿。而在銀行一方。不過又把這筆錢借了出去。博取一筆較優的利息罷了。他想了一陣。又查查自己袋中。覺得還可以多下五十塊錢去存。到了次日。便興頭頭的出外存款去了。不一刻。到了一家大銀行門前。只見挺大的某某銀行幾個金字。直射入

他的眼簾。把他兩個眼睛。都震得花了。門側又立着一個又高又大的守門人。見他走來。兩眼惡狠狠的望着他。似乎說這種地方。是一班富商巨賈到的。你是什麼人。亦配到這裏來啊。金福見了這種情形。幾乎嚇得不敢進去。後來轉念一想。我雖是個扒手。但是面上亦沒有掛出扒手的招牌。人家怎麼知道。并且我今天是存款來的。衣服亦穿得并不壞。他好阻止我麼。想着。膽子亦就大了許多。便走了進去。那個守門人不過又把眼睛很很的向他望了幾望。倒沒有上前阻擋呢。到得裏面。好容易。尋到了存款的所在。見存款的人倒不少。細細一聽。但聞得成千累萬的存進去。並沒有什麼零星小款。這纔知道自己走錯了。心想這家銀行。大概專做大交易。零星小款是不要的。我還是不要上去。免得觸一鼻子灰罷。正在想着。立在櫃檯內的一個書記。又偶然抬起頭來。瞪了他一眼。這麼一來。他更不敢逗遛在那裏了。急急的退了出來。信步行去。又到了一家銀行門前。這家銀行。規模很小。不比先前那家

銀行這樣的煊赫了。門前亦沒有什麼守門人站在那裏。金福見了。暗想這纔是我們這班人存款的所在咧。亦便舉足入內。一眼瞧去。就看見存款處那塊牌子。并不費絲毫尋找的工夫。原來裏面辦公的地方并不大。銅欄杆內。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職員。團團一張臉兒。堆滿了笑容。露出一副和藹可親的神氣。大概是行中的出納員了。金福看在眼中。不由得暗暗誇讚道。這纔對咧。這纔是招徠生意之道咧。亦就不慌不忙的走上前去。老者忙點頭招呼。金福問道。這裏可以存款麼。老者道。可以。這裏存款的方法。共分三種。一種是長期。一種是短期。一種是活動。先生要照那一種的辦法啊。金福想了一想。說道。就是活動的罷。不過現在來存的。只有五十塊錢。以後大概可以慢慢的多起來。你道亦可以麼。老者笑道。這又有何不可。我們這裏。本來預備一般小本經紀的人隨時來存的。所以一元兩元都可。何況五十元呢。并且你這位先生言語老實極了。我祝你的存款。益積益多罷。說着。便取過金

福的一捲鈔票數了一數。又問金福的姓名。金福恐自己的名兒在外面太響了。說出來有些不便。便隨意捏造了一個。老者聽了。就拿來照寫了。把一本存款簿遞給他。金福藏在荷包中。向老者點一點頭。亦就揚長走出。心中覺得快樂得很。想我陸金福今日亦有款存在銀行中了。亦有一本存款簿帶在身邊了。正在這個當兒。忽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回頭一看。原來是大偵探韓長達。這位大偵探。久已知道陸金福是個扒賊。冷眼留心他亦好久了。不過金福狡猾得很。總沒有被他捉住賊證。倒亦奈何他不得。此時既見了面。金福先說道。呀。又碰着你了。長達笑道。你想不到麼。我倒又要來討厭了。你在這裏做什麼。莫非要起行了。要轉這家銀行的念頭麼。金福道。你別混說。我難道到銀行中走走。亦是犯法的。不許我有事情去麼。不許我存款去麼。長達倒亦沒有說話可駁。便道。好好。今兒且不同你說這些。我來問你。你現在亦想到火車站去走一走麼。那我倒可以奉陪的。金福道。我到火車站去不

去。關你甚事。你要去。你自己去就是了。并且到火車站去。亦不是什麼犯法的事。我爲什麼不能去呢。長達厲聲道。你的話倒好尖利。老實對你說。仔細點兒。別讓我捉着你。那纔不得了呢。金福冷冷的說道。你平空地怎麼好捉我呢。你教我仔細點兒。我仔細點兒就是了。說着。亦不管長達跟不跟。管自走了。金福打這天起。乘韓長達不留心他的時候。便到火車站去。做一回買賣。得了手。除去幾個零用的錢。便一古腦兒都存了進去。銀行中去得既多。倒與那個蕩然可親的老者相熟了。談天的時候。老者不住的把金福稱讚。說來這裏存錢的人雖很多。能像金福這樣的誠實。這樣的能積錢。倒沒有第二個呢。金福亦把與朋友賭氣的一層意思說了。老者更把他誇個不止。說他有志氣。後來。存款愈積愈多。竟超過他的預定之數了。金福更是歡喜的了。不得不過拿了那本存款簿瞧瞧。覺得每一小行字中。試一查查他這一筆款的來源。都有一種危險伏在那裏。一不小

心。就得吃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咧。一天晚上，便往前日那家小酒店中找根壽。果然遇見了。閒談幾句，金福便問道：「你的存款怎麼樣了？」根壽把眉兒繃上一繃，說道：「這一陣進賬很少，用度倒很大，只得向那裏取了幾個錢出來，已不滿五百之數了。」你呢，亦存過款麼？」金福很得意的笑了。一笑，從懷中取出那本存款簿，說道：「你問我麼？我已有了五百四十多塊錢了。這亦可以教你知道。一個人總要有個專門的行業，纔可以發達呢。根壽很嫉妬的說道：「這亦算不得什麼。不過運氣恰碰得好就是了。」金福道：「這不是單仗運氣，一半亦仗我本領好啊。」根壽：「我這句話對不對？你細細想一下子罷。」亦便一笑而出。

過了幾天，金福又得了一下手，又想到銀行中去存款。還沒有走到，一抬頭，忽然又看見了大偵探韓長達。只聽他揚聲問道：「金福，你往那裏，莫非又要到那面銀行中去麼？」我已聽見過幾次了。」金福道：「這是我的私事，你管他作麼？」長達聽了，向他望了一望，忽地笑不可仰。金福倒弄得莫明其妙起來，問道：「你想着什麼快樂的事情，笑成這個樣子啊？」長達忍着笑，答道：「亦沒有什麼快樂的事情，不過想着報應不爽這句話，不由得笑起來了。」金福：「這句話是不错的，你停會兒就知道咧。」說完，又一路笑着去了。金福亦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仍向那家銀行行去。遠遠望見有一大羣人立在那裏，暗想莫非行中失了火，或遭了什麼意外麼？心中不免着急，忙亦奔了過去。向他身旁立的一個人問道：「到底出了什麼事情啊？」那人氣喘喘的說道：「銀行倒了，會計和出納員捲了錢都跑了。」聽說所有存款，連一個錢都拿不回來咧。」金福聽完，不覺失聲呼道：「天啊，竟是這麼一回事啊。」一壁暗想：「那個和藹可親的老者，我倒當他是個好人，原來亦同我差不多啊。」想了一會，亦從人叢中走了出來，呆呆的立在路旁，搔着頭說道：「這真是來得容易，去得亦容易。但是我倒還不要緊，不過一般小本經紀的人，還有幾個孤兒寡婦，如果亦有錢存在那裏，今兒這麼一來，那可怎麼好呢。」



#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 風俗誌異

培

## 波斯婚禮之奇趣

波斯人以結婚爲大喜慶。耗費無度。筵席至少三日。多至四十日。視品級而異。第一日爲會親筵席。第二日爲塗紅新娘吉手筵席。第三日爲成親筵席。

禮畢。新娘退入洞房。新郎隨入。攪鏡照新娘之面。然後取冰糖一塊咬成兩半。自含一半。另以一半給新娘。復次。新郎當衆脫去新娘之雙襪。擲其一於己之左肩。置其一於己之右足下。禮成。

## 波斯人工作之歌

波斯工匠奇懶。平常一人砌工。須集

四五人助之。如一人方砌牆。數人爲之運磚沙灰泥。來往不絕。

砌牆人口中時有唱聲。以命人取物。唱曰。我的孩子。取石灰來。我的小弟。取綠磚來。

答者亦唱曰。叔伯的兒子。我奉神命。取磚來了。此做工所以遲緩也。

## 回俗葬禮

埃及回教人病死。合家婦女捶胸大哭。呼曰。我主呀。我的駱駝呀。我的獅子呀。我的寶貝呀。隨意喊叫。鄰婦聞聲。亦和而哭之。

出殯。雇用女人助哭。此等女人即以哭喪爲世業。沿途手擊羯鼓。捶胸大

號。高聲讚美死者之賢。

送殯者排列成隊。有瞽者六人開道。高唱回教之歌。棺架由親友輪班扛抬。女眷隨後捶胸哭泣。哀聲不絕於途。

富貴之家。在坟前施放麵包。或宰牛以賑貧。常以二三駱駝載之。四鄰貧人聞風而至。葬時。死者之面必向麥加聖城。



# 積少成多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  
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  
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  
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  
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  
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  
寄

## 新華儲蓄銀行啓

總行設在北京

分行設在天津法界

滬行設在上海天津路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通易信託公司 信託部營業廣告

本公司自民國十年七月成立資本總額國幣二百五十萬元實收  
一百二十五萬元公積金三萬三千餘元分信託與銀行  
兩部專營各種信託與銀行業務利息特別克己辦事手續力  
求簡捷諸將各部重要營業分項列左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

### 信託部

承募股份債票 經理公私財產 介紹證券買賣  
辦理買賣房地 代理遺戶財產 調查企業事項

### 銀行部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通知存款 儲蓄存款  
通匯存款 信託存款 抵押放款 貼現放款  
拆票放款 押匯放款 各處匯兌 買賣貨幣

## 通易信託公司代理買賣國內外

### 有價證券廣告

本公司代理買賣國內外有價證券極蒙 顧客信任計全年代理  
買賣內國公債之數達一千萬以上誠因資本雄厚佣金克己信用  
昭著買賣便捷交易公允消息靈確方克臻此如蒙 惠顧無任歡  
迎

地址上海北京路山東路四一二七一號營業時間上午九時至十  
二時下午半時至五時止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七六一四 經理室 中央四〇〇二

營業室 中央六〇一六

電報掛號 中文二四九六 洋文 Tanyifusco

總經理 黃溯初

副經理 錢才甫 周守良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樂人

夏時

畢品該瑣坐的當兒，口裏含着一把金匙；因此他日後耗費的數，足抵進款數倍。其中最大的緣因，乃是因爲他不能在自己家中久住。

他是一個樣兒很有趣的青年，很滑稽可笑。他最嗜音樂，這是一件趣事，是他生命中的缺點。他的生命，也如同加干納的車輪一樣，向前轉着。他對於這種生活，簡直沒法制伏。

幸而這時候拉加從官中取回了產業，想組織一個音樂劇團。他瞧着畢品的樣兒，和他對於音樂的嗜好，便請他做了一個團員。

拉加是一個文學士。他並不奢華。他雖是一個富人的兒子，但是他的起居飲食都有一定的時候，和一定的

地方，但他忽然愛上畢品，好像人鳩溺於酒中一樣。有時飲食冷了，或是夜深了，他還是滔滔不絕的同畢品討論音樂的事。僕人們對於他們的主人很完善的品行上，所批評的，就是這一件事。

蘭尼向伊的丈夫發怒說：他將財錢濫費了。伊愈離得他遠愈覺得明顯。

拉加對於他妻子這種妒嫉的態度，異常有趣。他想起世上的婦人們，只知道他們所愛的一個人，並不管別個人的絕望，他想着笑了。或者世上也有別種的婦人，但是書上並沒見過。婦人心中惟一的好人，惟一的目的物，就是那同伊結婚的永遠守着婚誓。伊的丈夫，只要稍爲延遲了平常喫飯的時候，就以爲是大了不得了的事，但是伊

丈夫的生涯如何，却不大理會。婦人們這一類的事，本來令男子厭煩，但是拉加却不覺得怎樣。只是他每次在他妻子面前，就顯出不大理會畢品的神氣。

但是他們夫妻以為遊戲的事，却是畢品生命相關的事；他們家中的僕人，乃是他們的傳聲氣，只領着蘭尼的口氣，恣意傳達出去，也不顧可憐的畢品心中的痛苦是如何的。

有一次蘭尼發了怒，就斥責僕人道：「你終日偷懶，一天到晚，你做了一些什麼事？」僕人道：「主母，我是秉着主人的命，去服事畢品。」

蘭尼道：「你的畢品，就算是活神麼？」只這一句話就夠了。自此他已經悟會言中之意了。從這天起，他也不去替畢品收拾東西，有時還忘了給他飯喫，畢品不得已，還要自己預備食物，有時不免要挨餓。他也不好將這事告訴給拉加聽。他自己也不屑於同僕人爭論。他也不將這事放在心裏。拉加愈寵信他，蘭尼愈厭憎他。

這時候音樂會快起首了。舞臺是在王宮的空場中。拉加扮作克利納，畢品扮作阿爾右納，他扮法極佳，唱工也極好。觀劇的人都歡喜極了。

唱過之後，拉加問蘭尼怎樣。蘭尼答道：「畢品扮作阿爾右納實在好，並且有大家的身分，他的嗓子是很難得的。」拉加又問道：「我扮得如何？我難道不好麼？我的歌喉，難道不佳麼？」蘭尼道：「哦，你又是一件事呢。」伊說着，又起首談論畢品的身世。

風向已轉了。先前讚美他的人，現在都鄙視他。拉加一向在人面前極力讚揚他，這時忽然想着以為人們太恭維他了。他的聲音同容貌，又有什麼出衆的地方呢？從前他也是恭維人中之一，現在忽然覺悟了似的。

從這天晚上起，畢品的食品，分外的佳美。蘭尼告訴拉加道：「若是將畢品當作一個低微的人看待，未免不對。」拉加很莊嚴的答道：「是。」蘭尼又提議要在收割節，再演一劇戲。拉加聽了，只是不依伊的話。

一天，僕人忘了將拉加的衣服預備好，拉加問僕人，僕人便道：「這不能怪我，因主母命我日夜服事畢品。」這句話使拉加發了怒，高聲說道：「畢品難道不會自己服侍自己麼！他難道是你的活神麼？」僕人得了這句話，又照以前的法子來服侍畢品，畢品於是又受苦了。

蘭尼很愛畢品的樂歌。伊的丈夫每次聽畢品唱歌的時候，伊就躲在隔壁房中偷聽。不久，拉加又照常起居飲食。於是音樂歌唱也告終了。畢品也無所事事了。

拉加通常在午間休息。一天，他去早一步，聽見他的妻子在那裏讀一種東西。他便問他的妻子讀的什麼？伊嘆了一驚，但是答應：「我正從畢品歌本中抄些歌下來。

自從你厭聽音樂之後，我們就沒有音樂聽了。」可憐的婦人，這句話可算是絕了畢品的生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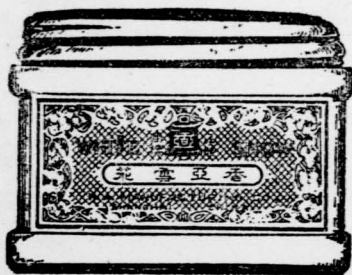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拉加就將畢品辭退了。他並不替這可憐的人想想，教他到那裏去謀衣食。

這件事使畢品非常發愁，他自來對於拉加，覺得極其親愛忠誠。他侍候他，多半是因着感情，並不是爲着金錢。他覺得他的朋友，比金錢要可愛得多。拉加的這種舉動，使畢品終久摸不着頭腦。他自己說道：「這不過是命運罷咧！」他於是沈靜勇敢的嘆了一聲氣，將他的樂器藏在箱中，出了門，攢進了這無親無友的世界裏面去了。



# 雪 花 膏

金鐘牌化妝  
品乃最精美  
之國貨



各埠洋貨店均有代售

上海香亞公司製

小(72)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冠生園老牌

菓子牛肉食品

精潔衛生鮮美無比

本園發明各種精製食品如果汁牛肉結  
汁牛肉出核陳皮梅南華李桃精龍華桃  
脯等製法精潔裝潢雅緻隨時取食甘芳  
鮮美有益衛生而攜帶便利經時耐久尤  
為特色購者請注意本園老牌庶不致誤

發行所

上海 九畝地  
漢口 後城馬路  
杭州 西湖各處

各省均有代售

上海冠生園謹啓

小(77)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野  
人  
記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第六章 林戰 (續前)

海濱小屋，物在人在，知道這屋中苦史的，自當感喟無窮，太山雖也常隨着猿族行經這紀念地，然而他自幼在猿中長大，只當自己是個人猿，那裏知道這小小一間屋中，藏着他生身父母的骨殖呢。他看着這屋子，只當是個莫名其妙的怪巢是了。但他天性好奇，行經此地時，常常偷空跑到屋邊，爬在窗榻上，望簾子裏張看，或是爬到屋頂上面，湊着那黑洞洞的煙突，向下邊子細的瞧。他小孩子的腦筋想來，以為這裏面必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越是那屋沒法開，他越是要想法進去。沒事時他往往費了好幾點鐘的功夫，在屋頂上窗榻上爬上爬下，搜尋可以進去的地方。那門呢，他看了明明是一堵牆壁。牆上那會有進出的地方，所以太山看都不去看他。有一天太山又行經此地，從幾十步遠的地方看來，好似那門上下左右並不同牆壁連在一起的。他看見了，心上登時覺得有些奇怪，想從這門上研究，或可尋得一個出入的地方。那時就是



太山自己單身一個人在那裏。那些人猿雖已事過境遷，卻還記得十年前這屋裏霹靂聲的利害，到現在還是遠

避之若蛇蝎，不敢和太山一同來

的。那屋子裏的歷史，他們也從沒

和太山講過，因猿語本極簡單，猿

性又頗易忘，他們記得的只有當

年的霹靂聲，餘外的東西，見過便

忘，就是記得了，也是講不上口，現

在寒暑已是數更，還有那個會想

起來去告訴太山呢。便是卡拉也

只模模糊糊的同他說起過他的

生身父是個怪白猿，至於自己不

是他生母一事，卻從沒說過。所以

太山只當卡拉是自己的娘。閒話表過不提。且說那日太

山走到門邊，便上上下下細細的看，一會兒抓抓門鈕，一

會兒轉轉門鈕，無意中被他摸着了機關，那門就開了。他

起初看見那門自己會動，心裏未免有些驚慌，屋子裏又是黑越越的，瞧不見什麼，所以立在門口幾分鐘，只是不



看察上頂屋到爬得只在所出入出知不西東麼什是屋茅小知不山太

敢進去。立了一回，屋裏的東西漸漸看得清楚了，就躡手躡腳輕輕的走進去。四面一看，見屋中央，躺着一付骨殖，血肉是早沒有了，霉爛的衣服，這一片片的掛在身上，傍邊一張床，床上又是一副骨殖，略為小些，搖籃裏也躺着一副小骨殖。太山看着這些殘零的遺物，心裏自是一毫沒有感觸，他這野獸生涯過慣了，種種樣子的骨殖，一年不知道要看見多少，這三

副不是同日常看見的一樣嗎，不過稍為異樣些是了，便

是他知道了這是他生父生母的骨殖，心裏也未必會有

多大的感觸，這是環境使然，不能怪他的。那時屋裏最惹

他注意的，不是骨殖，卻是那許多器具和零零碎碎的東西。他見了，都

一樣樣的取

來細細瞧看。

器具哩，兵器

哩，書本哩，紙

張哩，衣服哩，

只要是十年

來沒有霉壞

變壞的東西，

他都拿到手

裏細細的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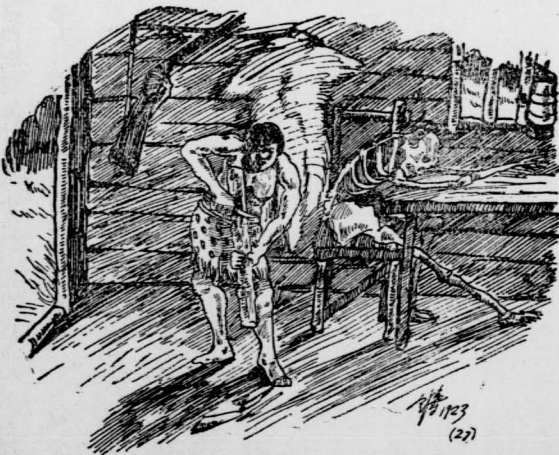
看完了這些，

又開了箱子

和壁櫥的門



大山近茅屋見有三副骸骨



大山在茅屋中尋着一把小刀

東西都保存得好好的。大山尋了好一會，尋到一把鋒利的獵刀。拿來把指頭對着刀口一勒，勒得皮破血流，他也不怕，就地拾了一塊木片，拿刀口滾上去也是一勒，那木片勒成兩段。心想這新鮮玩意兒到不

差，便揀了許多木片亂切了一陣。切了一回討厭了，便丟開再翻別的東西。走到書架邊，在書堆裏隨意抽了一本，翻開一看，見書中插了許多圖畫，底下奇奇怪怪的寫着

A is for Archer

Who shoots with a bow

B is for Boy

His first name is Joe.

他看着最有興味的，是書中的插畫。字母呢，他看了也莫明其妙。一連翻了幾張，見書中畫着許多面龐和自己差不多的猿猴。再翻下去，見M底下畫着許多天天看見在樹頂上擡來擡去的小猴兒。他

自己的一族人猿，書中卻一個沒有。從頭翻到底，沒見一個像略卻克脫白喇卡拉的。他看着那圖畫有趣，想把指頭拿他下來，一摸，纔曉得不是真的。他心裏詫異，卻又想



圖畫和蟲甲數無有中其見但物何爲書知不山太

不出這些究竟是什麼。書中畫的輪舟火車牛羊畜類，他看了也有些莫名其妙。但這些還好，最難懂的是那夾在圖畫中間彎彎曲曲的字母。他見這些東西底下往往有

幾條腿，心裏只道是些小甲蟲，只是又不見有什麼嘴和眼睛。再翻一會，又發見了他的世仇母獅婆。不多幾頁，又看見了歇斯他。（猿語蛇意也）

太山長到十歲，從沒見過一本書，今天破天荒見了，自是越看越有味，直到天將斷黑，書中的畫模糊看不清了，方纔不看。他準備着第二天再來，恐有什麼東西撞進來

弄壞了他的寶貝，便把那書小小心的放在書架上，關好了門方走。臨走時，一眼瞥見地上那柄獵刀，便俯身拾起來，想帶回去給他小兄弟們瞧。出門走得不到十步，黑

暗裏恍惚見一個巨碩的影子，搖搖晃晃的走來。他只知道

是自己人，忙迎上去，走近一看，方

知是一隻大猩猩。那時他們相距

只有幾尺，要逃也已逃不及。人猿

和猩猩，代是世仇，見了總是拚

個你死我活，從不討饒，也從不饒

人的，今夜狹路相逢，太山知道除

拚死一打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若太山是隻大人猿，一個對一個，

儘打得過那猩猩，但他到底不過

是一個英倫小童，無論他肌肉怎

樣發達，要單身打一個大猩猩，談

何容易。不過他生父是英倫一個

好漢，他自己又從小在深林裏受

過蠻野的訓練，怕一個字，他腦筋

裏是素來沒有的。若說他白天裏

撞着了一隻猩猩，便故意去同他挑釁，那是他自知人小

力微，單打猩猩，明明是送死，萬不

肯做的，今夜的情形卻不同，狹路

相逢，逃也沒處逃，只有先下手為

強，便咬緊牙齒，捏着一對小拳頭，

跳上去對正那猩猩胸口就是一

拳，但是這麼小的人，那麼大的猩

猩，拳頭打去，像蜻蜓撼石柱，那裏

想動他分毫。那猩猩趁他衝來的

一股勢，一把搭住了亂咬亂打。那

時太山手裏還捏着那把獵刀沒

有來得及丟掉，猩猩抱住他咬打

的時候，刀尖恰對猩猩的胸口，刺

了進去，戳得他又痛又恨，狂叫起

來。也虧太山心性靈巧，這一閃眼

的功夫，已勾那獵刀的用處，等猩



太山出了茅屋一見大猩猩便握着小刀迎敵

猩猩攔得來的時候，便一手捏緊了那把刀，對正他胸口一刀一刀的通進去。猩猩也兀是不放手，一人一猿抱住了，在血泊裏滾來滾去，一個亂咬亂打，

一個挺着刀亂戳。鬥了一會，猩猩流血過多，狂叫一聲，滾在一傍死了。太山也筋疲力盡，小手裏再也沒得力氣握那刀子，手一放，滾到草裏不動彈了。

深林中離他們鬥的地方一哩遠近，猿王喀卻克遠遠的聽見猩猩挑戰聲，急忙叫齊了手下人猿，準備循着喊聲的方向出發。一點人數，單少一個太山。脫白喇猜是太山遇險，那是

求之不得的美事，那裏還肯去救他，便拚命的反對。喀卻克自己也是不喜歡這小白猿的，讓他死了也好，便聽了脫白喇的話，遣散衆猿，回到樹葉堆裏去睡他的覺。卡拉



猩猩中太山的山刀死了太山自己草在到最上

卻急了，一聽見太山遇險，也不等大衆決定，撥轉身飛也似的向喊聲所在跑去。那時夜色朦朧，一輪皓月，從東山

下慢慢的爬上來，深林中黑影參差，襯得分外怕人。卡拉遠遠的聽那猩猩喊聲，像是和什麼巨獸死鬥。再一會，喊聲停了，荒野中便一些兒聲響沒有。卡拉心裏有些詫異，聽那猩猩最後的一聲，明明是將死時發出來的哀鳴，那末那門死猩猩的又是什麼惡獸呢，怎麼一些兒喊聲也沒有。至於小小的太山，會鬥死偌大的猩猩，卡拉心想是沒有的事，那必是一隻異常的惡獸，纔有這種力量，不要冒昧去了，猩猩死了不夠，再貼上一個人猿，便走得格外的當心。到了那裏，從樹枝裏撥開樹葉子細的看，究竟是隻什麼東西。一看，只見一隻猩猩死在草裏，沒見別的。再

一看，方見小太山血流遍體，躺在一傍。卡拉只道太山已死，急忙從樹上跳下，抱起一聽，覺得他心口還有些微微的跳，方知還有一口氣，便趕緊的抱他回去，安放在草床下。好一會，太山纔蘇醒過來。接着好幾天太山總是



母尋見太山在草上地將便他抱回林中

昏昏沉沉似醒非醒的。卡拉鎮日不做別的事，只是陪伴着他，喂他水喝，替他趕去身上的蒼蠅小蟲。醫道呢，他自然不懂，只會舔舔創口，把血迹去淨，讓他自己結疤平復起來。最初幾天，太山寒熱甚高，什麼東西都不肯下口，只要討水喝，卡拉只懂用口盛水一法，便一口一口的吸了

來喂他。他這種般般愛護，便是太山生母復生，也不過如是。好幾天太山寒熱退了，傷口亦漸漸平復起來。這番劇鬥，太山斷了三根肋骨，一條臂膊差一點咬斷，頸上去了一大塊肉，差不多把頸裏的總靜脈都露了出來。



母將太山安放在草上睡着

然而他只是忍着痛不聲不響，腳裏走不動，便忍痛爬到草堆上去躺着，只有卡拉他時常要拉着陪伴，但卡拉從他病後，鎮日鎮夜的沒得安息，東西又吃得少，辛苦過甚，已瘦得不成樣子，現在他病好些，卡拉也要出去補補食，不能常常陪伴他了。

(未完)



長毛猴

# 男女的節操

張碧梧

(一)

宋月娥和莊淑娟本是同學姊妹。因為同在一學級中。程度又不相上下。性情更是合得來。所以就結成很要好的朋友。當初在學校裏的時候。固然是天天見面。便是畢業之後。也常常約會。直到後來二人都已結婚。有了丈夫的拘束。家庭的累贅。見面的次數。這纔減少了許多。但若遇着機會。仍然不是伊來。便是伊去。和從前一般的親熱。像他們這樣的朋友。可算得是真心要好咧。

(二)

宋月娥是受過新教育的女子。思想自然是趨重新的方面。對於關係終身的婚姻問題。當然贊成自由戀愛。但是伊的父母。脫不了那腐舊的觀念。准許伊到學校讀書。已是十二分的曲從。伊日常行動。他們却管束得真是嚴緊。

有如監視俘虜。稍為疎忽。便將逃逸似的。伊的性情。本很和平。見他們這樣。心裏雖很厭惡。但為着保全親心的歡悅。一些不忍反抗。因此伊就被壓伏在親權之下。失掉了應有的自由。社會上雖是男女社交公開。伊却踏不進那公開的社會。及至伊長大成人。伊父母深怕伊沾染着時下的習氣。講甚麼自由戀愛。便急忙託人替伊做媒。於是伊就嫁給這姓王的為妻了。這姓王的是個不學無術的執袴公子。仗着家中有些產業。愛嫖愛賭。無所不為。他的這些行爲。伊父母本也曉得。但以爲他家既有錢。他便多花費些。並不打緊。就相信這是頭好親事。也不告訴伊一聲。便訂下來了。伊且不認識這姓王的高矮胖瘦。自然更不曉得他的行爲怎樣。當那結婚之初。伊見他容貌端正。待伊的情形。也還親熱。伊方且暗自歡喜。心想這種結



婚。真有如瞎子行路。前面是不是平陽大道。或是萬丈深潭。都不能曉得。但我嫁給這姓王的。總算是走上了大道。未曾跌入那深潭裏去。真是萬幸了。不料幾個月以後。他因日夜和伊共處。伊的舉動神情。已看得慣熟。聲音笑貌。也覺得平淡無奇。就頓生了厭舊之心。仍然回復了先前的脾氣。在外面尋歡作樂。往往通夜不回家來。便是回到家中。和伊也是冷清清的。無有多話說。伊見他這樣。心裏又是氣惱。又是害怕。怕他在那嫖賭場中。沈溺越深。就越難超拔。萬分忍耐不住。乘他面色和易時。用誠摯的態度。懇切的語調規勸他。他聽了。非但無有一些感動。反而責備伊多事。怪伊不該來管束他。伊幾次三番。討着這種沒趣。料到若再勸他。徒然傷了夫婦之情。事實上毫無利益。也就不和他再說了。但伊的婆婆。又罵伊無用。說是我要媳婦。原爲了拘束兒子的。早知這樣。何必多此一舉呢。起初伊聽了這話。覺得無禮已極。不去理會。後來伊婆婆越說越起勁。伊也忍耐不住。就回答道。想你做娘的。還不能

管教兒子。我是他的妻子。怎能管教他呢。伊婆婆聽伊這般說。以爲是有意冲撞。就非常動怒。將伊斥罵了一頓。伊見丈夫這樣胡爲。婆婆又這樣蠻而無理。想到自己的前途。着實黑暗。不由得很覺傷心。常常背着人流淚。也不知道多少次了。這樣又過了一年。他在嫖賭上花去的錢。着實不少。祖遺的產業。已賣去了大半。又因體質虧損。就生了一場重病。伊提心弔胆。日夜在旁服侍。聽他腰痠。替他搥腰。聽他胸悶。替他拍胸。他還覺得不稱心。動不動開口便罵。甚至伸手要打。伊婆婆聽見了。又怪伊做事不經心。惹病人生氣。也嚴聲厲色的罵伊一回。但伊都忍受着。後來他的病越發重了。伊真是衣不解帶。食不甘味。祇知禱告上天。保佑他快些全愈。然而他已病入膏肓。又過了不多幾天。便一命嗚呼了。伊婆婆見兒子已死。不怪他平日作踐了身體。反怪伊命硬。以致剋死了丈夫。哭着說着。勸也勸不住。這些話送到伊的耳裏。伊怎不傷心。也就放聲哭了。再想到像這樣的丈夫。和我真無有一些情愛。如今

他病死了。照着現今的新學理。我原可再嫁。保持我下半世的幸福。不過我婆婆這等野蠻。我父母又那樣頑固。又怎能容我再嫁。那末我祇有守着這困苦的境界。度這凄

涼的光陰。必須等死神來見召。纔有超昇的一日了。伊想到這層。就覺得天日無光。有如正站在黑暗當中。張開眼睛。向四下裏瞧。也瞧不見有一絲光亮。哭得就格外厲害了。有些弔喪來的女眷。就向前來解勸道。像你年紀還輕。丈夫就死了。真是大大的不幸。不過既到了這個地步。也祇好退一步想了。而且你丈夫也無有兄弟。你婆婆還在堂。你便當負擔這侍奉的責任。倘能守節到老。那時豎貞節牌坊。百年過後。牌位還能送入節孝祠。也很有一番榮耀呢。伊耳聽他們這樣說。心裏暗想道。說甚麼貞節牌坊和節孝祠。這樣舊禮教。有如是無形的鐐拷。將女子的自由。已剝奪個乾淨。並且將女子生生的推上死路。從古至今。爲了這個死的。真不知有多少呢。縱然有人說這些事正是女子的榮耀。然而犧牲了生前應享的幸福。換取這

死後無謂的虛榮。也覺太不值得呀。唉。值得怎樣。不值得怎樣。我終久是冤屈死在這舊禮教的下面了。

### (二)

莊淑娟的丈夫。姓談。名叫幼芝。他們夫婦。十分愛好。他在結婚之前。雖無有甚麼不正當的嗜好。但喜歡頑耍。外面倘有了好頑的事情。他就整日整夜的不回家來。自從娶親以後。這個脾氣却去了。莫說獨自出去頑耍。便連每天去辦正事。也有些偷懶。已不能個終日坐在房裏。陪伴着伊談笑。而且這並不是他喜新的表現。過了好幾個月。他始終是這樣。他又因爲伊嗅着捲烟的氣味。便要頭痛。就將七八年的老烟癮。立刻戒除。永不再吸。可見得他愛伊。實是出自真心了。他曾向伊說道。我自從成人後。對於這婚姻問題。自己很用過研究的工夫。像從前那種機械式的婚姻。祇須父母說好。不管本人的意思。我固然是極端反對。便是時下流行的自由結婚。我也不敢附和。因爲我常看見那班自由結婚的人。多半是逞着一時的情感。

便冒裏冒失。舉行婚禮。等到這與頭過去了。就發覺對方種種的缺點。於是又自由離異。婚姻是終身大事。却當做兒戲一般。真是笑話。這樣說來。舊的固然不好。新的又未能盡善。所以我一向的主張。是採取折衷的辦法。用那半新半舊的儀式。解決我的婚姻問題。因此我和你結婚。仍舊是由我父母出面。不過曾取得我的同意。如今我果能娶着你這樣的好妻子。不正是我這折衷辦法的功効麼。說着。向伊一笑。伊也笑了。他又道。但當我和你訂婚的時候。心裏還有一種顧慮。以爲你既是學堂裏出身的。大約免不了那種驕傲的脾氣。和闊綽的舉動。但這種顧慮。現在已經完全消滅。曉得你是個和藹可親。克勤克儉的好女子了。伊聽他說了這番話。又見他一種懇切的神氣。足能證明這句句話是從他心裏發出來的。就料到他真是真心愛自己。不由得很爲快活。他接着又道。你體愛我的地方。真算是無微不至。我很感激。但因此我越發對你不住。伊楞了一楞道。此話怎講呢。他道。想我家既無多少產業。

我每月賺進的錢。又很有限。非但不能讓你安閒度日。多享些人生的樂趣。還累你數米量柴。這樣辛苦。他還要說下去。伊已截住道。你怎麼說出這番話來。夫婦間的苦樂。應當拿愛情做標準。兩下裏果能愛好。就是真樂。雖衣食不周。也沒甚打緊。倘若錦衣玉食。但夫婦却相視如仇。試問這樂趣在那裏。適成其爲苦境罷了。他道。話雖這般說。但做丈夫的。累得妻子這般勞苦。心中總覺有些不安。伊很鄭重的勸慰他道。你切莫這樣想了。徒然生出許多傷感。你須知我決不是那種心慕虛榮的女子。祇要你能拿真心愛我。我便萬分快樂。其餘的事。都不去管了。他道。你這樣待我。也不容我不拿真心愛你了。伊道。這樣很好。我們二人。就憑着這真心相愛。包管不論到了甚麼境界。都是覺得快樂的。他點頭道是。以後他們二人。果能實行所說的這一番話。他勤勤懇懇。在外面辦事。伊辛辛苦苦。料理家務。大小事件。都理得井井有條。他父母看在眼裏。自然也很高興。嘗向他道。你的妻子。真能稱做是賢內

助了。照這樣過上前去。不消多年。我們這個人家。還愁不能大大的生發呢。一年後。伊又生產了一個兒子。他們夫婦間的愛情。就又增進了許多。他父母有孫子抱了。也就格外喜歡這媳婦。便是親戚們。見伊這等賢慧。也無有不誇贊伊的。祇是伊因為產後失調。不幸病倒在牀上。他見了。十分發急。連忙請醫生來診治。並時刻在旁照料着。若非伊催逼得緊。他連正事也不去辦了。怎奈藥石無靈。服了好幾帖藥。也未見一些功效。病勢反日漸沈重。據醫生說已成不治之症了。但他怎忍不治。照舊天天去請醫生。後來一天當中。索性請了兩三位。不過醫生雖多。仍然治不好伊的病。勉強支持了幾天。伊畢竟是死了。他遭了這意外的變故。真是傷心已極。一天到晚。眼眶裏面。難得一刻無有眼淚。看見了伊生前所用的物件。更是放聲大哭。有如中了魔的一般。他父母見他這樣。十分忧心。深怕他一時情急。再鬧出禍事來。就在暗地裏將伊的物件。一概收藏起來。免得他觸景傷情。一面再挽託親戚朋友們。約

他出去頑耍。好排遣他的愁懷。他本不願答應。無如拗不過衆人。祇好隨他們出去。他們並勸他道。人死了。不能復生。你何必這樣傷心呢。世上祇有殉節的女子。那有男子殉節的道理。照你這樣傷心。難保不惹出病來。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別人家不要笑話你發癡麼。而且你是個堂堂的男子。年紀又輕。前途的幸福正多。更不能因為妻子死了。便犧牲一切呀。他道。話雖不錯。祇是伊生前待我真好了。我回想起來。不能不傷心的。他們笑道。這又是你的獸話了。妻子待丈夫好。是伊應盡的道理。算不得希罕。你也值不得這樣傷心的。後來又有人勸他續娶。他起初不肯答應。但經親朋們一再勸說。他父母更是再三催促。他也就默認了。他父母又想將新媳婦早些娶來。可以陪伴着他。減少他的哀思。免得他時時追念前妻。就積極的進行。不消多時。便已聘定。喜期也就接着揀定了。計算起來。這喜期正是伊死後的第一百零二天。

(四)

談幼芝續娶的事。傳到宋月娥的耳裏。伊不由得深深一嘆道。女子有節操。男子就沒有節操麼。女子死了丈夫。不論受何種困苦。祇好耐心受着。有如是應該的。男子死了妻子。衆人却忙着替他排解愁懷。又慫恿他再娶。照情理

上說。能够稱做公道麼。唉。說甚麼女子解放。男女平等。像這種節操大問題。還顯然有這分別。不能聽女子的自由。其餘的問題。也就可想而知了。真正解放。真正平等。不知還在何年何月何日呢。

## 錫蘭之怪法律

錫蘭人之欠債者。滿二年即須加倍償還。二年後。則不再加息矣。如欠債無力償還者。准放債者籍沒其財產人口。凡人皆可發賣其身。並鬻其子女以償債也。犯竊者。加六倍償還。否則罰爲奴僕。紛爭不已而訴入官者。官廳則設油鍋。燒沸時。使兩造以指浸入鍋中。驗其真偽。如犯罪判定罰款者。未將罰款交清。則以石壓其背。俟交清而後釋之。如係女人。則使直立。以盛滿沙泥之籃加於其頭上。亦俟交清而後釋之。

# ICA CAMERAS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

總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為世界最耐用最廉價之照相器

德國伊卡照相器

德國依卡照相公司在歐洲可稱首屈一指所製  
照相器及一切應用附件歐洲各地均有經售即  
在美國銷數亦逐年增加無論專門技術家或初  
學者莫不齊聲贊譽敝公司出品之新奇不特廉  
價而已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敝公司在華總經理  
備有大宗貨品欲購者請向該館接洽可也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謹啓



請聽！

# 說的甚麼？

尊處有留聲機嗎？中外名伶的唱片都已置備嗎？不過京調，崑曲，小調……都是娛樂的玩具，沒有教育上的價值。家庭裏沒有，絕不要緊；學校裏沒有，也絕不要緊。費了百數十元買這種機片，必定要有錢的人才做得到。現在有一種機片，却不是這樣說的。他的內容，絕對的於教育上有益；他的價值，不過一二十元。非但機關團體都可買；就是中等家庭也可以買。究竟是甚麼機片呢？叫做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不能國語的人，離開家鄉，就感着不便。所以無論旅行，經商，做官，當教員，議員，……必要練習國語。有了這副國語留聲機片，可以「無師自通」；可以得着良好的國語「標準」。

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國語，實際上，職業上，發生許多困難。可以用這副留聲機片，自行練習。至於小孩子常常聽聽，於他將來的升學做事，都很有益。女子常常聽聽，也好曉得些社會情形；練習些社交的話語。就是集會，宴會……等，有了一副，共同研究，或是消遣，也很有興趣。所以無論甚麼機關團體，以及家庭，旅館……都該置備的。

趙元任博士創作  
國語留聲機片

全八份片 共六十面

▼定價卅二元

▼特價二十元

▼十二月底截止

另印課本

隨片附送

單購課本定價

四角特價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自私自利的大漢

英國王爾德 (Oscar Wilde) 著

徐名驥譯

每天下午，小孩們從學校裏回來，常常到大漢的花園裏去玩耍。

這是一座大而可愛的花園，有柔輦而青綠的草。草面上處處都頂着美麗的花朵，好像一顆顆的星兒，還有十株桃樹，在春天開着許多鮮研的淡紅色和珠白色的花，到秋天結滿了許多的果子。鳥兒坐在樹上，唱着極和諧的妙歌，連小孩們也常停止了他們的遊戲來聽賞。「我們在這裏好快樂呀！」他們互相這樣地喊着。

一天，大漢歸來了。他是到他的朋友孔華耳吃人鬼那裏去的，在彼處和他一共住了七年。過了七年，他已說尋他所欲說的話，因為他的話是有限制的，於是他決心回

到自己的屋裏來。當他到了的時候，他眼見小孩們在花園裏遊玩。

「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他用了很粗暴的聲音喊着，小孩們都逃開了。

「我自己的花園，正是我自己的花園，」大漢說道：「誰也都能懂得，除了我以外，我都不許他在這裏遊玩。」所以他築了一道高牆，圍住這花園，並且豎起一塊牌示。上面寫道：

私自闖入

嚴行追究

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大漢。



可憐的小孩們現在沒處可遊玩了。他們想在路上玩耍，但是路上很骯髒，並且都是堅硬的石子，這是他們不喜歡的。他們在功課完了之後，常常沿着這道高牆踱來踱去，而且談論裏面美麗的花園。「我們從前在那裏好快樂呀！」他們互相這樣地說着。

春天來了，鄉間各處，都有小小的花和小小的鳥。只有那自私自利的巨人的花園內，仍舊是冬天。鳥兒因為沒有小孩們在那邊，也不願鳴唱，樹木也忘却了開花。有一次一朵美麗的花，從



所快樂的地方，」他說：「我們一定要把雹也請來。」所以雹也來了。他每天總要費了三個小時在屋頂上亂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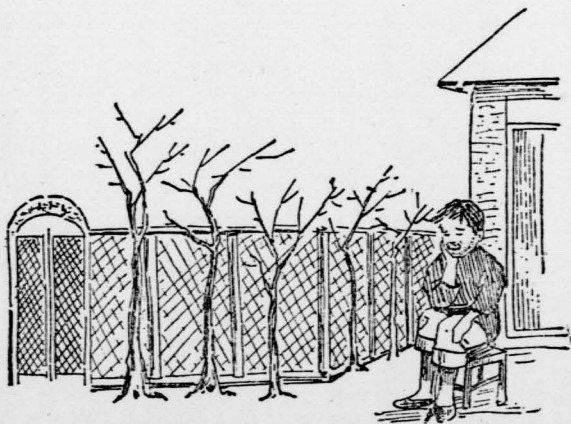
草裏探起他的頭來，但他當時看見了那塊牌示，替小孩們非常憂愁，他就仍舊溜進地裏去睡眠了。在那邊最愉快的，只不過就是雪和霜罷了。「春天把這個花園忘却了，」他們喊道：「所以我們要終年住在這裏。」雪把她的大白袍覆蓋在草地上，霜把白銀粉塗滿在樹枝上。於是他們去請北風來一同住着，他居然也來了。他穿了皮衣，終日在花園裏咆哮，連煙囪頂筒都被吹掉。「這是一

一陣，等到破碎了許多的瓦片，他於是用他極快的速度，在花園裏四週圍跑着。他穿了一件灰色的衣服，他的呼吸好像冰一般冷。

「我不能懂得，爲什麼春天來得這樣的遲呢，」自私自利的大漢說道：當時他坐在窗邊，向外面嚴冷而白色的園裏望着；「我希望這天氣快要變換。」

但是春天總沒有來，夏天也不來。秋天把黃金色的果子給無論何處的花園裏，只有那大漢的園裏一個也沒有給。「他是太自私自利了，」她說道：所以那裏終年是冬天，而風咧，雹咧，霜咧，雪咧，都在樹林間跳舞。

一天早晨，大漢醒着睡在床上，他聽得有些可愛的音



樂。這種聲音是如此的和諧送到他的耳裏，他想來這一定是國王的音樂隊在外面經過。其實只不過一隻小紅雀在他窗外鳴唱罷了，但是他好久沒有聽見鳥兒在他的園裏歌唱，所以他以爲這是世界上最好聽的音樂了。隨後雹也止住在他的頭上舞了，北風也不咆哮了，一陣芬芳的香氣，從開着的窗洞裏吹進來。「我相信春天到底來了，」大漢說着就從床上跳起來，向外邊張望。

他看見些什麼？

他看見一種最奇怪的景象。從牆邊一個小洞裏，小孩們爬進來了，他們坐在樹枝上。在每一枝樹上，他總看見有一個小孩。那些樹木都很歡喜。孩子們再回到園裏來，

就滿布着花朵，在他們自己的身上，並且舉起手來輕輕地在孩子們的頭上搖着。鳥兒飛來飛去，愉快地叫着，花朵都笑迷迷從青草中望着。這是可愛的景色，不過在一個雙角上仍舊是冬天。這就是園中最遠的角，而在那邊有一個小孩子立着。他是小得很，連樹枝都還不能爬上，他繞了那樹而悲傷地哭。可憐的樹，仍舊是蓋滿了霜和雪，北風咆哮地吹在他的上面。「爬上來！小孩子，」樹說着，一面盡力彎他枝向下；但孩子實在太小了。

大漢向外一望，心就軟下來了。「我是怎樣地自私自利呀！」他說：「現在我知道春天為什麼不到此地來。我要將這可憐的孩子，放在樹頂上，我要打倒這圍牆，而我的花園，將永久做孩子們的遊戲場。」他對於以前的行為，實在很覺得抱歉。

所以他就下了樓梯輕輕地開了前門，向花園走去。但當時孩子們見了他，都非常恐嚇，急忙逃避了，而花園又變成冬天。祇有那個小孩子沒有跑，因為他的眼兒湧滿

着淚珠，還沒有看見大漢走來。大漢偷到他的背後，輕輕地將他抱在手裏，放到樹枝上。樹就立刻開花，鳥飛來在上面唱歌，小孩子伸開他的雙手，抱住大漢的頭頸而吻他。別的孩子，當時他們見大漢不再兇惡了，所以都跑回來，而春天也和他們一起來了。「現在這是你們的園子了，孩子們啊！」大漢說着，他拿了一把大斧就將圍牆打倒。在十二點鐘衆人到市上去的時候，他們都見大漢和孩子們在最美麗的園子內玩耍，這是他們所不常見的。他們一天到晚玩耍着，在黃昏時候，到大漢那裏來和他握別。

「但是你們的小伴侶到那裏去了？」他說：「這就是我放在樹上的孩子。」大漢最喜歡他，因為他曾經親過他的嘴。

「我們不知道，」孩子們回答道：「他走開了。」

「你們必須告訴他，叫他明天一定到此地來，」大漢說，但孩子們說，他們不知道他住在那裏，以前也從沒有見

過；因此大漢覺得很不快活。

每天下午，學校裏放了學，孩子們都來和大漢遊戲。但  
是大漢所心愛的那個孩子，却永沒有再見過。大漢對於  
各個孩子，都很仁慈，然而他終盼望他第一個小朋友，所  
以時時說起他。「我怎樣地喜歡見他呀！」他時常這樣說。

過了好多年，大漢已年老衰  
弱了。他再也不能來遊戲，所以  
他坐在一把大椅子上，看孩子  
們玩耍，而贊美他的花園。「我  
有許多美麗的花，」他說：「但孩  
子們是其中最美麗的花。」

一個冬天早上，他正在穿衣  
服，他從窗櫺裏向外望去。他現  
在不恨冬天了，因為他知道這  
不過是春天睡覺，花朵休息的  
時候。



忽然他覺得奇怪，抹抹眼睛望了又望。這實在是可異  
的景象。在花園最遠的角上，有一棵樹，開滿着可愛的白  
花。他的枝幹都是黃金色的，而銀色的果子在他們上邊  
掛着，樹的下面，立着他所愛的小孩。

大漢很快活地從樓上奔下來，直到花園裏去。急忙忙  
經過草場，到孩子的身邊。他正  
走近他的時候，怒得兩頰通紅，  
說道：「誰敢來傷你？」因為孩子  
手掌中有兩個釘印，而還有兩  
個在他小小的腳上。

「誰敢來傷害你？」大漢喊  
道：「告訴我。我可以拿了刀去  
殺他。」

「不！」孩子答道：「這些不過  
是愛的傷痕罷了。」

「你是誰？」大漢說着，心中覺

得異常敬畏，就跪在孩子面前。

孩子向大漢微微地笑，而說道：「你讓我在你的園子裏游玩一次，今天你可以跟我去游我的花園，我的園就

是極樂園。」

那天下午，孩子們在那邊跑時，他們見大漢已臥在樹下死了，身上都覆着白色的花。

## 沁香閣 筆記 樹異

## 涵秋

宜陵于姓。巨族也。有某老服役其家數十年。穡事賴之一日。暑雨初霽。某早起荷鋤如野。瞥見瓊垣。有赤蛇盤繞其上。身巨如盤。急奔而磔之。行里許。豐隆又布。雷雨驟作。躊躇之際。見爾若不遠。急趨入。寺僧見之。訝曰。爾奚來。曰。適自予家出。偶遇雨。故來避耳。僧曰。爾知雷爲疇作者。曰。不知。曰。實爲爾作。某聞言大怖。悚慄長跪曰。某生平守拙田間。信無有干雷斧之罪。殆亦前生孽耳。祈長老指示而援拔之。實鯁生之再造。則長老之功德亦無量矣。僧挽之起曰。勿爾。汝自思曾犯殺戒否。某曰。無之。僧曰。子試思之。某

沈吟良久。曰。某生平實無所殺。惟今曉起斬一蛇耳。殆卽此耶。僧曰。是矣。某瞿然曰。將若之何。僧曰。勿懼。吾援爾。且在此。暫避可也。某從之。聞雷聲殷殷。繞寺不去。俄而雲收雨霽。僧謂之曰。此劫踰矣。子歸勿懼。但日後防柎下耳。某歸。備語主人。且告以悔。主人爲之延僧齋醮。數日訖。某榻前歛勾芽萌生。一夙夜高數尺。不日及椽。似柎非柎。本末俱細。其中稍巨。宛如蛇形。而翠葉依幹而生。頗類鱗甲。某未諳。從而拔之。怪遂絕。亦無祟厲。後不知所終。其主人爲余友言之如此。

## 恩物

嚴美孫

魯智光是一個小學的窮教授。每月只有固定的十幾塊錢的收入。處這米珠薪桂的時代。怎不左支右絀。前吃後空。他瞧着他膝下的兒女成行。他暗自想道。唉。可憐的孺子。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纔投到我這毫無積蓄的人家來做兒女。眼前的教育費。尙且還沒着。落。將。來。長。大。成。人。婚。嫁。的。費。用。在。那。裏。呢。

智光的妻子。非但賢淑而且狠能耐苦。伊每天在十指上賺些收入。貼補貼補家用。智光有這賢內助。雖是常處窮鄉。他的精神上。却得着一種安慰。可是智光這人。善愁工慮。想着。了。來。日。大。難。不。免。又。要。心。焦。起。來。

從去年九月裏起。智光每月拿回來。月薪的數內。總要少去幾塊錢。他的妻子問問他。他總含糊的應了幾句。伊倒不敢追問下去了。伊恐怕伊丈夫在學校裏又減少了薪數。和他說穿了。反而要增他的憂慮。

那個勾魂使者把魯智光邀了前去。他的一家夥兒自然哭得昏天黑地。他也沒有一個親戚朋友肯來幫忙。生前這樣。死後也是這樣。書櫥裏發現一個洋紙的大封套。封套裏面却有一張中西文的證書。這張證書據別人說可以到一家大公司裏去領二千塊錢。這麼一來魯智光的喪葬費和他兒女的教育婚嫁費一古腦兒都有了着落了。唉。這張證書不是他們全家的恩物是什麼？

#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保障確實已付賠款五十餘萬兩

總公司上海  
北京路四路川路角

分公司百餘處  
分設各省各埠

電話中央一零七三  
四

詳章函索即寄

# 荒服鴻飛記

(續前)

天游

## 第十六回

仗大義哈沙誅梟獍 試鹹梅傑密作羹湯

對於斬除伊士梅的問題。吳德溥同哈沙曾經爭論過一番。是吳德溥佔優勝的。既經解決。吳德溥是深知哈沙情性的。決不會反汗。現在不過恐嚇着他。到後來還是放他逃生。白朗時時掉過頭來。看着哈沙侮弄伊士梅。心中雖是納罕。却不來問訊。蘆雪姊弟也是如此。哈沙也不來發表他個人的意見。後來汽車走到一處。哈沙忽然教白朗停車。那地方是一處平原。遠遠有些房子同油井。大概是個產油區域。鐵道同官道到此都帶些傾斜形勢。直達海濱荒原之中。從暮靄裏看去。彷彿還有幾處拜火教人的古祠。哈沙於汽車停後。站起來。拖着伊士梅下車。下車之後。又拖着走了幾十步。然後哈沙同他講起話來。車中人

聽着。彷彿是責備他不該弑父。還有許多話。却聽不清楚。後來伊士梅戰兢兢向海走去。走時。哈沙握着手槍在後跟着伊士梅。還時時迴首過來。看他想要止步。却有些怕哈沙的手槍。只是走的地方。常有泥濘。有一次他陷了去。幾乎拔不出腳來。車中的人見了這奇異景象。都是詫異。只有吳德溥明白哈沙用意。用手支着下頷。看他下落。心中對於哈沙。又是佩服。又是憤怒。哈沙竟用手段起來。他雖不殺伊士梅。而伊士梅却是準死。既不違抗從前我的命令。而他的目的却可達到。又想論起理來。伊士梅也有可死之道。已經赦免了他。却還要懷刃行刺。縱使受着蘇琪的逼迫。也是不該。現在自投網羅。生死只好由他。忽聽得蘆雪問他道。哈沙等走的地方。前面有許多奇怪的圓邱。是什麼東西。吳德溥道。都是積土。蘆雪道。那處看來



很是危險。你看流出來的油，遠遠看去像是長蛇，恐怕那處毒氣必多。白朗也道：那是自然。那些積土都是泥火山。從前土人都往那裏去拜火的。我於這裏風俗，很是熟悉。記得孩提時節，常見土人到此建築大神祠宇。那裏地中都含煤氣，稍為挑撥一下，即有火燄出來。蘆雪姑娘，諒來你也聽得這一種土人，把火當作神聖之物。現在拔谷地方還有許多祠宇，中間有火坑的，就是這種煤氣。這種煤氣在油礦左近是很多的。一經燃燒，可以經年不斷。有的可燒數百年，還有幾處幾千年不滅的哩。吳德溥必定知道的。吳德溥道：這也是傳說如此。究竟沒有見過。白朗又向蘆雪道：後來俄人因為他們把有用的物質浪用了可惜，暫頒出一條禁令，不准燃燒，所以此地祠宇，遂行荒廢。蘆雪遠遠望見哈沙等正向着土火山前進，又問道：哈沙是拜火教中人嗎？吳德溥道：不是。蘆雪道：他既不是教中人，又沒有傷害伊士梅，他帶着伊士梅上那裏去幹什麼？吳德溥道：我明白他的用意。蘆雪道：既如此，請你講給我

聽聽，省得懷疑。吳德溥道：這是我們英美人所不屑幹的一件事。今天我們第一次拿住伊士梅的時候，他原打算殺他，替買士達報仇，是給我阻住。雖是他到蘇琪處出首我們，又是個毒死義父的兇手，我還救他，讓他逃生。後來他又行刺蘆雪，你不知底細。蘇琪在拔谷懸賞通緝你兩人，懸着很重的賞格。我是生死不論，你却指名要活擒的。伊士梅貪着這注重賞，忍心出賣我們兩人，就為這件還把他的老父毒死了。哈沙因為這件事，非殺他不可。我爲了這事，幾乎同他決裂。現在他自投羅網，落在哈沙手中。哈沙却不殺他，帶他上海邊去。海邊原有一條很結實的路，若是伊士梅命不該絕，還可以逃生。蘆雪道：難道路還有危險嗎？吳德溥指着海邊答道：你看哈沙不是站住了嗎？他站住腳，催伊士梅前進哩。東方人對付仇敵，同我們兩樣。哈沙是東方遺胤，所以他對於伊士梅，還給他一條生機哩。白朗道：那邊遍地泥濘，那有生機。吳德溥道：裏面只有一條路，常有人走的。我同哈沙也曾走過。哈沙是

跟着土人走的。只是伊士梅未必知道。又在這薄暮時分。更覺困難一些。白朗道。那不是殺了他還痛快一些。吳德溥道。這是我們的目光。却不是哈沙的目的。雖然是一條難走的路。他究竟給他一線生路。胆怯的雖難倖免。胆量大一些的。還可以逃生。這也看人去的。啊。他已經陷下去了。話猶未了。只聽見那邊起了一種驚號的聲音。一看那邊只剩下一個人。在那裏站着。駭得蘆雪掩耳不及。白朗道。今天下午。慕圖就在我身畔死的。所以現在並不覺得什麼。吳德溥驚問道。慕圖死了嗎。怎樣你不早告訴我。白朗道。我忙着駕駛汽車。竟忘懷了。說着。把慕圖同去劫車中槍身死的事。前前後後詳細說了一遍。吳德溥歎道。慕圖可謂死得其所。這樣死法。大概他死得也瞑目了。你把他葬在領事府。也可以安其忠魂。說着。也是淒然欲涕。日落後。風聲漸息。白朗問道。我們連夜走嗎。吳德溥道。可以不必。等過了山。到庫拉平原。就可以休息。白天走。究竟人也舒服些。車子也不至於出岔。蘆雪道。我希望蘇琪不

要再苦苦相迫纔好。吳德溥道。此番他受創很重。大概也可罷手。並且據我探聽得來消息。彷彿其富利還沒有落入赤黨手中。或者蘇琪的技倆。到此為止。也未可知。蘆雪道。不。哈沙推度起來。蘇琪還未必肯就此罷手哩。吳德溥道。哈沙太把蘇琪看重了。以為蘇琪也有他的決心哩。若是換了哈沙的。確可慮。他立志要的東西。就是在月球中間。他還要去攫取下來。好了。哈沙在那裏回來了。蘆雪道。他不會陷入泥內去的嗎。吳德溥道。不會。他認識那條路的。蘆雪喃喃道。哈沙的人。真是可怕。吳德溥道。可怕確乎可怕。但是他是你的朋友。蘆雪連忙道。那是自然。他同你兩個人幾次救我同傑密。但是。吳德溥道。他是東方人。我同他雖然相處多年。他的心我還有一部份不很瞭然。只是平時看他很愛朋友。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多一回。哈沙回來。走到車邊。閉閉的把鞋上沾的泥土。一一除去。吳德溥問道。怎樣了。哈沙一揮手道。完了。他也不會再來騷擾了。他父親賈士達在九原之下。也瞑目了。吳德溥冷

冷的道。哈沙。你真聰明。竟有方法使他自殺。哈沙道。是嗎。與其說他自殺。不如說他自陷。自從你吩咐之後。我立誓不傷他一膚一髮。這是他自己胡塗。不認識路徑。纔死的。吳德溥道。泥除淨了沒有。我們要走了。哈沙道。萬幸之主。我已經準備終了。說着。跳上車來。向白朗身傍坐下。白朗立即開駛。十五分鐘以後。已過油礦西南。折入拔谷後山。到晚上十時。已到庫拉。在一條溪河邊幾株枯樹之下停了下來。哈沙忙着煎茶。預備晚膳。吳德溥同白朗取下椅墊鋪在樹下。上面再鋪幾牀絨毯。給蘆雪姊弟作爲寢所。晚上的守望。由三人分任。也分配妥當。白朗向蘆雪道。今天一天的事。同一場惡夢。幸而大家平安無恙。還在一起。蘆雪道。俄國現在正在惡夢之中。此時我們圍坐閑談。不知拔谷地方騷擾得什麼樣子。講不定街上還是聚着許多亂民。那已經騷擾過的地方。不知死了多少無辜良民。就是拔谷以北。到莫斯科一路上許多城鎮。還不是兵戈擾攘民無安枕的嗎。吳德溥剛好走來。接着道。最可傷的。

是俄國的惡夢。若是赤黨一日握着政權。沒有糧食接濟。這夢未必能醒。若要俄國安謐。除非各國協力助他們些糧食。只是歐洲大陸的一部份。同土耳其波斯一帶。都鬧着飢荒。恐怕不幸別國還要跟着俄國入夢哩。說到這裏。哈沙傑密也來了。哈沙道。大約我們這幾個人。今夜還有些東西可以療飢呢。來罷。熱香四溢的菜。準備好了。是裏海同波斯灣中間最上等的廚子煮的。煮的方法是旅館裏同旅行隊裏所不知道的。要嚐一嚐。包管誰都要稱讚的。吳德溥道。好了。算了罷。你的烹調。我也嚐過的。何必這般誇張呢。哈沙勃然道。我不是替自己誇張。我比起他來。我只能算是初學。同幫着洗盤子人罷了。吳德溥詫異道。究竟是誰有這般手段。得你誇獎呢。哈沙指着傑密道。就是這位伙伴。大眾向傑密一看。只見他圍着圍裙。穿着一件雪白的大褂。大概都是哈沙給他在什麼地方取來的。笑嘻嘻捧着一大盤菜站着。迎風嗅去。果是熱香四溢。哈沙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他却深愛傑密。暗地裏教了他許多烹調秘訣。今夜傑密是初試鹹梅哩。(待續)



## 父親之墓

葉勁風

一個英姿挺秀的少年工程師，提着皮包，急匆匆走進一間屋裏；滿面風塵，帶着淚痕，將皮包放在客堂的椅上；四面看看，見牆上懸着無數輓聯；含着的一包熱淚，便簌簌的直淌了下來。

少年拭着淚，走進上房中，便見一位老婦，戰巍巍抬起頭來，少年便趕上去，跪在老婦面前，將頭埋在老婦膝上，失聲悲慟起來。老婦也傷心的陪着痛哭了一場。一會兒，少年抬起頭來，拭去了眼淚，苦笑着對老婦說道：

「母親，兒子回來了！」說着，眼中的淚，又湧泉一般的滴了

下來。

老婦長嘆一聲，伸出兩隻枯瘦的手，抖索着，捧住少年的臉頰，瞧着，微微搖着頭，似哭似笑的說道：

「好兒子……唉，不孝的兒子……你父親臨終的時候，還不肯閉眼呢……」伊因哭得太多，聲音嘶啞了，幾乎聽不出說的什麼。

少年自己拭了淚，又替他母親擦去了臉上的淚珠，很悲慘的說道：

「母親，兒子的罪惡大了……唉，不過兒子也有說不出

來的苦衷呢……」

老婦微微搖着，戰巍巍的頭，斷續說道：

「苦衷嗎？……你父親病得很沉重的當兒，兀自定着兩隻眼睛，望着門口；望你回來。……垂危的兩天，不住喊着你的名字。……將死的時候，氣竭聲嘶了，還喊着道：「宗兒，……宗兒，……你回來罷！……你是不以我的話爲然，也回來讓我見你一面啊！……我五六年沒見你一面呢。……」唉，……好兒子……」

少年聽了他母親這幾句話，又禁不住慟哭起來了。老婦人又斷斷續續的接着說道：

「好兒子，你父親年紀雖然不算高，也是望六的人了。……我們也不是過於頑固的人。……你也知道。……你有什么要求，你父親總是忍着痛答應你。……不過我們老年人，不能同你們年青人一樣；……說不了，總有點老根在心裏——總也是巴望你這一點命根，早點安一個家。……這也不能完全怪我們呀。……你看中國這麼大，又

有幾個年紀到了的人，不存着這點心？……好兒子，……你對付我們的手段，也太狠了啊。……」

少年哭着，聽了這些話，也不能說什麼。自己的良心，也在那自責起來了。他心裏想道：「假使那時候，遵了我父親的命，我現在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大學只讀了二年，……娶了妻子，……兒女大約也有兩個了，社會上少了一個現在的我，——能生利能爲社會造一點幸福——多了一個五六年前的我，——恐怕是一個社會之蠹。我父親或者能多活一兩年，心裏或者好意一點，但是老人終是要死的。……死了之後，我就要盡力維持家庭的生計，……庸庸碌碌。……中年的時候，瞧見從前的一般同學，能生利，能爲社會造一份幸福，……得名得利，做一個完全的人，那時候，我在痛苦的環境中，自然要自恨自怨。……漸漸就要怨到我父親身上去了！假使到了那一步，……精神上的痛苦，比起現在來，是個什麼比例呢？……父親死了，做兒子的，終身咒着他，怨恨他，他的靈魂有知，也難

得平安呀。那又能算一個孝子麼？——恐怕有點虛僞罷。

……

「況且我又沒料着我父親死的這樣早咧。唉，父啊，父啊，你何不再活幾時呢？我現在不是已經成了人麼？不是已經達了我的目的麼？我的事業剛剛定了，你若是不死，我不也是回來了麼？……唉，父啊，父啊，你爲什麼不再等等呢？……」

母子倆哭够了，這纔收了淚。老婦輕輕撫摸着少年的頭髮，帶着微微的嘆息，說道：

「好兒子，你遠道回來，着勞了，快快起來，坐一會兒罷……」

少年便立起來，坐在旁邊的一張椅上。母子倆便商量着安頓靈柩的事。

\* \* \* \* \*

太陽西下，暮色漸起，離城不遠的荒郊外，盡是整排的枯塚。小小的土堆，和斷碑殘石，都是那些去世的人惟一的

標誌，也是一些人間傷心的點綴品。在這些枯塚前面，有

一塊較平的地方，大約從前沒開掘過。這時却有一個少年，奮力用鋤在那裏掘土。他已經掘了六七個小時了，夜色漸漸將大地籠罩了起來；他還兀自掘着。遠處的犬，汪汪的吠着，天上的繁星，一閃一閃的，似乎是笑着這愚笨的少年道：「死者已是死了，你縱然如此耗費精力，又有什麼用處呢？……」少年也自言自語着，似乎答道：「管

他呢，我父親生前雖然沒得着我的奉養，死後我不能不盡我的精力，爲他的尸骨，造一個極安穩的窟穴。……唉，再也沒有別的法兒補報啊……」

夜氣已深，少年仍舊盡力鋤着土。這時荒郊沉寂如死。微弱的星光之下，却穩穩瞧着少年，在那裏一鋤一鋤的掘着。

一會兒，天快亮了，少年疲乏之極，便坐在一塊墓石上，略爲休息。心裏忖道：「他們也快來了罷，土穴快成功了呢。」忖着時，眼睛不禁要合攏來了，於是強打着精神，跳到土

穴中，再工作起來。不一會兒，天就大亮了。遠處果然有一夥人，扛着很重的東西，慢慢的向這裏走了來。少年便棄了鋤頭，從土穴中跳上來，用手向那些人招着。那些人便加快了速度，一會兒就到了少年跟前。少年指揮着衆人，將扛來的棺木，安放在土穴中；將石頭堆在一旁，然後打發他們去了，便繼續工作起來。

\* \* \* \* \*

一天過去了，黑暗又將日光從大地上驅逐去了。荒郊外枯塚之中，便多了一座簇新的墳墓；墓上砌着一層層的石頭，少年這時候，疲倦到了極點，便坐在墓旁的地上，斜倚靠着墓石，沉思深想。偶一抬頭，便瞧着一個老人，站在他面前，微笑着說道：



「愚人，你以為這一日夜的工作，便可以抵消你一切違心的舉動麼？從此你便可以得着平安麼……這一堆土，這一些石頭，——這一座新墳……嘿……有什麼用處呢？去罷……前途正長，倘若你真能奮鬥，將你父親的名，送到個個人的耳中，埋在他們的心上，直到後世，豈不比這座墳墓有價值多了麼？還有你的母親，不是還活着的麼……唉，愚人，愚人……」老人說着，便轉身漸漸沒到黑暗中去了。

少年很疲倦的立了起來，覺得徧體有些酸痛。悲哀的思念，却減去了好多；心胸似乎很開拓了，便一步步挨着進了城。隱約中，似乎瞧見他的母親立在門口等他。

# 東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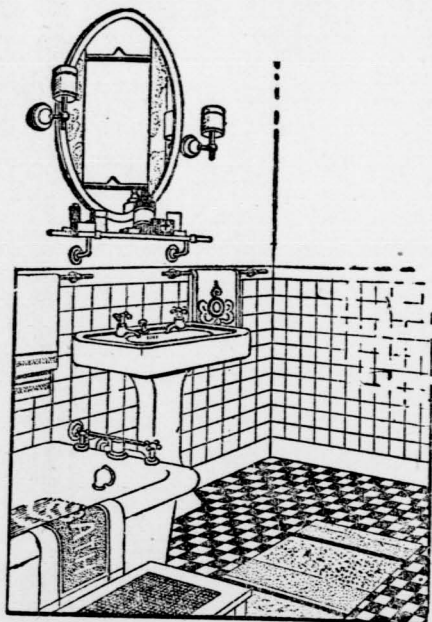
李劫夫

戰國時有號東施者。出今浙江諸暨縣。考之逸史氏。東施父母夙居村野。雅得山川之秀。某年月日夕。天色慘變。雷電紛馳。東施適於是時孕焉。自後十閱月。母性頓改。時與其一家長幼。尋釁生曠。凡妯娌中之有嬌態者。又力效之。以期取媚其父。曾幾何時。呱呱然墮地有聲。視之則女也。狀類小鬼頭。絕無太和竟象。年數歲。猶知語而不知笑。又時好與頑童賤子。作竹馬遊。年方二八。人事大解。每於深閨暗度。必獲一貌似蓮花者。相與海誓山盟。鸞顛鳳倒。庶不枉來人世。妝臺覽鏡。自慚形穢。又恐有願難償。於是滿腹柔腸。被彼煩憂草。到處盤結矣。某日有鄰媪詢得其故。遂教以鄰女夷光。(卽西施)因患心痛病。時捧腹顰眉。見者無不慕悅。女然其言。歸而日夕攬鏡模仿。伴作心痛狀。顰眉蹙額。醜怪百出。見者皆避之若浼。女初猶未覺。每遇村中賽會。及鄰里有婚喪慶弔事。賓客聚會。少年雜沓。女

於時必艷裝葢會。僞爲嬌憨態。與鄰里少年相徵逐。意在取媚求偶。第見之者。莫不匿笑退避。亦有惡少年好爲雅謔者。故意與之調譚。女私計以爲固得人憐愛也。自是嬌裝益勤。且時時招搖入市。冀得佳匹。而女之醜名益播。遠近無不知者。家人每諷勸之。女不聽。其父末女年已長。欲嫁之村農子。女堅不從。其父亦末如之何。蓋女意非得翩翩佳公子。固不願委身下嫁也。顧遠近村鄰聞女之人品者。亦無敢向其家問者焉。因是女年歲寔大。姻緣蹉跎。頗鬱鬱不歡。常臨鏡太息。感韶華之不再。駐顏之乏術也。如是十餘年。女心猶未死。鄰里中有事。女未嘗不赴。至時。又未嘗不艷裝捧腹如疇昔也。且每見少年有風采者。遂解顏移席其旁。冀得一加顧盼。然遇之者。皆未嘗一加青睞也。後年四十。始嫁某氏叟。叟年既髦。貌尤不揚。女終以抑鬱亡云。



斷絕關係  
▼  
●



苟欲維持康健。當先注重衛生。而不潔之便桶與浴室。為衛生上最大之障礙。本行現有西式浴具便桶及磁磚等出售。清潔美麗。樣式綉雅。諸君為衛生起見。應與不潔之物斷絕關係。而建設新式之浴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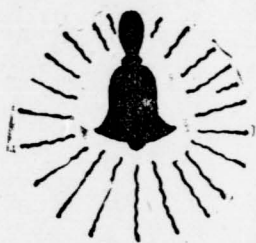


上海各埠美商

慎昌

洋行

Plu 26



## 中國民間文學之一斑

(胡寄塵)

近日講新文學的人，都很注意民間文學。已有許多人搜集各地方的歌謠了。但除却歌謠以外，不會有第二樣文學發現出來。當民國六年的末尾和民國七年的開頭，那時候尚沒有新文學的名目。當然也沒有民間文學的名目。我在那時，不知怎樣，却想到這上頭來。把小時候在鄉下聽見老太婆所說的故事，寫了幾個出來，做成一篇小說，名曰『老嫗說怪』。當時以為很特別，便送給前小說月報主任王蘊章先生看。他竟不肯替我發表。這也怪不得他。在那時候，人人都拿古文做小說，便說他肯給我登了出來。

讀者怕也要反對。但是現在的觀念不同了。當年沒用的稿子，在今日看起來，似乎已有些價值了。所以我把舊稿子重抄出來，改了一個題目，叫做『中國民間文學之一斑』。使看的人容易明白些。只不過改了題目，原文一字也沒有改。後面的『附記』和『題詩』，也是民國七年做的。那種觀念，和現在已有些不同。不過我仍舊把他附在後面，存他的本來面目。這篇稿子，也有些像童話。我想送給鄭振鐸先生看的。後來因為篇幅太長一點，兒童世界裏容納不下，所以沒有送去。剛巧葉勁風先生編小說世界。

雖不是全採民間文學。但是拿民間文學放在裏面。或者也覺得有些特別的風趣。所以我便送給葉先生。不知他以為如何。

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燈下。胡懷琛記。

老虎娶親。有一家人家。家裏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每天他兒子走到坑廁上去。便有個蜂子。飛到他身邊來。叫着道。胡——胡。三擔饅頭四擔餅。問你家爹娘肯不肯。胡——胡。三擔饅頭四擔餅。問你家爹娘肯不肯。（按胡——胡係蜂子振翼所作之聲。）兒子每天聽得這蜂子如此說。心裏好生奇怪。有一天他便歸去。照樣說給他母親聽。他母親道。我的兒呵。明天他如再說。你便答應他道。阿肯。兒子明天上廁。那蜂子又飛了來。叫道。胡——胡。三擔饅頭四擔餅。問你家爹娘肯不肯。胡——胡。三擔饅頭四擔餅。問你家爹娘肯不肯。兒子答道。阿肯。過了幾天。那邊便挑了三擔饅頭四擔餅來。並打着轎子來。說要娶他的女兒去了。他母親慌了。他女兒道。不妨。我去。你們給我

一把菜子。讓我坐在轎裏。一面走一面灑。明年春上。菜子開花的時候。教弟弟跟着菜花走。便尋得到我所在的地方了。母親照他的話行事。明年菜子開花的時候。吩咐他兒子去看女兒。他兒子跟着菜花行去。到了一個深山洞裏。便看見他的姊姊。他姊姊道。你姊夫出去了。停一刻兒。他便要回來。他若問你。要喫糠肉還是喫米肉。你便說要喫糠肉。原來糠肉便是豬肉。米肉便是人肉。不多一刻。他姊夫回來了。這人早躲在牀下避着。只見他的姊夫。不是別物。乃是一隻老虎。老虎入了洞來。嗅了一嗅。說道。何處來的生人氣。他妻子道。是你的舅子來了。老虎聞言。便請他出來相見。老虎問道。你要喫糠肉。還是喫米肉。這人道。喫糠肉。老虎聞言。跳了出去。這裏姊弟二人商議。姊姊道。他每天喫了肉。是要叫我替他挑牙齒的。今天他叫我挑時。你先燒紅了一個秤錘。等他嘴張開了。你便將秤錘丟入他肚裏去。不多一刻。老虎便抱了一隻豬回來。和他的舅子同吃。老虎喫飽了。張開嘴巴來。吩咐他的妻子

替他挑牙齒。他妻子一面挑一面說道。把嘴張大些。把眼睛閉了。老虎果然張大了口。閉了眼睛。他妻子便吩咐弟弟。將一個燒紅了的秤錘。丟入老虎肚裏去。老虎痛得在地上滾。不多一刻。便死了。這裏姊弟二人。便扛了死老虎歸來。將他的皮和骨賣錢。

螺螄精。有一個種田的人。家裏沒有父母兄弟。也沒有妻子。只是他一個人。每天早晨出去做生活。晚上歸來。只見家中菜和飯都弄好了。等他歸來喫。他心裏暗想。這菜和飯。不知何人弄的。有一天他便假裝出門。依舊躲在門背後看着。不多一刻。水缸角裏。滾出個大螺螄來。螺螄壳裏。走出一個賽體面的女子來。（按賽作絕解體面作美麗解。）替他淘米煮飯。流點眼淚作油。流點鼻涕當鹽。不多一刻。菜和飯都好了。這個種田的人。趁他不備。走出來。將螺螄壳拾起來藏匿了。依舊躲在門背後去。這裏女子弄好了菜和飯。回轉頭來。尋覓他的螺螄壳。却不見了。這時候種田的人也走了出來。女子向他耍螺螄壳。他不肯

給。從此這女子便做了他的妻子。不多幾時。生下一個兒子。又過了三年。兒子已三歲了。有一天。他兒子拿着一個釘。在桌子上敲。種田的人發怒道。釘釘釘。釘你家娘的螺螄精。敲敲敲。（讀入聲。敲你家娘的螺螄壳。女子聞言大怒。啼哭不休。向他丈夫。要還他的螺螄壳。他丈夫被他纏擾不過。將螺螄壳拿出來。用力擲在地上。打得粉碎。他自己想螺螄壳打碎了。他妻子也無法逃走了。誰知這女子一面哭一面拾起破碎的螺螄壳。用眼淚鼻涕黏補起來。便成了一個好螺螄壳。自己將身子鑽入壳裏去。在地上滾。便不見了。

蛇龍哥。有一家人家。他家裏有兩個女兒。他家母親。每天往山中去砍柴。他歸來的時候。總採着一把野花。帶回來。給他的兩個女兒。有一天那母親在山上逢着一個白鬍鬚的老人。白鬍鬚老人問他採這些野花做甚麼。他說道。是歸去給我兩個女兒的。白鬍鬚老人道。這種野花。有甚麼可愛。如今我替你女兒做媒。你女兒如肯出嫁。任便

甚麼金花銀花珍珠花瑪瑙花。都是有的。那母親歸去。將這話告訴兩個女兒。問他那一個肯嫁。大女兒答應他肯嫁。過了幾天。那邊便發着轎子來取親。到了這時。大女兒却有些不願意去。小女兒道。姊姊不去。我便去。說着他便坐轎子去了。匆匆過了幾天。小女兒歸來看母親。他頭上戴的。都是金花銀花珍珠花瑪瑙花。大女兒見了十分羨慕。懊悔自己不曾嫁去。他便向小女兒道。妹子的衣服。這樣好看。妹子頭上戴的花。也這樣好看。如今借給我穿戴了。讓我和你比賽比賽。到底那個好看。小女兒聞言。便將他的衣服。借給他姊姊穿了。將他頭上戴的花。借給他姊姊戴了。大女兒道。妹子。我和你向鏡子裏照照。到底那個好看。兩人走到鏡子前照了一回。還是妹子好看。姊姊不好看。大女兒道。妹妹我和你向井裏去照照。到底那個好看。兩人走到井邊照了一回。大女兒順手一推。將小女兒推入井裏去。便淹死了。這裏母親見小女兒死了。只得將大女兒冒充小女兒。打發往婿家去。原來他的女婿。便叫

蛇龍哥。大女兒回到婿家。蛇龍哥覺得他面貌不同。便問道。你爲甚麼面上了麻子。大女兒道。我在路上跌一交。跌在豆子裏。因此面便麻了。蛇龍哥問道。你的面爲甚變大了。大女兒道。面大好搯粉。蛇龍哥問道。你的手爲甚變大了。大女兒道。手大好撲餅。蛇龍哥問道。你的脚爲甚變大了。大女兒道。脚大立得江山穩。蛇龍哥聞言。便不再問了。明天早晨。大女兒拿着他妹子的梳篋。在那裏梳頭。這時候他妹子的靈魂。便變做一隻小鳥。立在窗前罵道。不要臉。拿人家的金梳銀梳。梳你的雞頭狗頭。不要臉。拿人家的金梳銀梳。梳你的雞頭狗頭。大女兒聽了。心裏生氣。便將金梳擲去。丟在小鳥身上。將這小鳥擲死了。把他葬在屋後花園裏。過了幾天。那花園裏便生出一株樹來。蛇龍哥往樹下去乘涼。那樹上便有栗子棗子丟下來。丟在蛇龍哥嘴裏。這時候也有一隻小鳥。立在樹上。叫道。蛇龍哥。癡不癡。乖不乖。家中調了妻子不曉得。蛇龍哥。癡不癡。乖不乖。家中調了妻子不曉得。大女兒聽見了。他也往樹下

去乘涼。樹上便有大塊的石頭丟下來。打在他頭上。野人。有一家人家。他家裏有兩個女兒。都是很小的。他的母親。要往外婆家去。吩咐兩個女兒小心門戶。這時候便有個野人在山上聽見了。到了晚上。他便往這人家去敲門。兩個女兒在門內問道。你是何人。野人道。我是你家外婆。你的母親在我家。我留他住一夜。我來和你們姊妹做伴。兩個女兒開了門。看見野人。說道。你不是我家外婆。我家外婆。面上有粒大痣。野人道。外孫女兒。你們錯了。我剛才在家裏舂米。滿面上蒙了糠屑和灰塵。所以痣也不見了。待我往河裏去洗洗面。痣便有了。說着走向河邊去。拾着一片螺螄殼黏在面上。回到那人家去。兩個女兒見他面上有了痣。便認他是外婆。野人向兩個女兒。要了一隻斗。當凳坐。兩個女兒問他。爲甚不坐凳。野人道。我股上生了瘡。不能坐凳。停了一回。野人的尾子。在斗裏瑟瑟的作響。兩個女兒。問是甚麼。野人道。我知道你家的老鼠多。特地帶着一隻貓來。停了一回。便是睡覺的時候了。野人

道。你們姊妹二人打一架。那個打贏了。那個和我睡在一頭。他們二人便打一架。妹子打贏了。他便和野人睡在一頭。睡倒半夜。那姊妹聽得野人在那裏吃東西。他問道。外婆。你吃甚麼。野人道。我吃栗子棗子。姊姊道。你給我一個吃。野人便給他一個。原來不是栗子棗子。乃是他妹子的手指足指。那姊妹便慌了。却不敢做聲。一回又覺着牀上有些濕。原來便是流的血了。他問道。這濕的是甚麼。野人道。這是你不要臉的妹子。撒了尿在牀上。一回又覺着有帶子一般的東西。纏在被裏。原來便是那妹子的腸了。姊姊問道。這是甚麼。野人道。這是你妹妹纏腳的帶子。那姊妹在這時候。越發害怕。便道。外婆。我要撒尿。你讓我出門去走一回。野人道。你只管在門角裏撒。那姊妹道。這樣不好。覺得骯髒不過。野人道。你出門去。不害怕麼。那姊妹道。我用一條繩子。一頭傳在我腳上。一頭牽在你手裏。我害怕時。叫你一聲。你便牽我回來。野人道。這樣很好。使用一條繩子。一端縛在那姊妹腳上。一端牽在他手裏。放那姊

姊出門去。他走出門外，便將腳上的繩子解下來，縛在樹上。自己也攀上樹去，停了好半天。野人不見那姊姊回來，便將手裏的繩子用力往裏牽。誰知用盡氣力，也牽不動。便走出門來一看，只見繩子縛在樹上，人已沒有了。便恨的去了。不多一刻，便已天明。那姊姊才從樹上走下來。麻雀報恩。有一個婦人，他看見一隻麻雀跌斷了腳，他便將這麻雀捉了回來，拿藥敷他的傷處，拿肉喂他吃。過了幾天，這麻雀的腳好了，便飛了去。明天啣一粒西瓜子，丟在這婦人懷裏。婦人見是一粒西瓜子，沒有甚麼可愛。隨手將他丟在天井裏。明年，天井裏便生出西瓜藤來，並結了一個大西瓜。有一天，剛是那婦人的生日，他請了許多客。在他家裏喫酒。酒喫完了，便摘下西瓜，剖開來敬客。誰知纔剖開來，滿肚裏都是金西瓜子。大家都覺得奇怪。少不得問明這西瓜的來歷。這婦人便老老實實的說了。衆客之中，有一位女客，他聽見了，便把這事記在心裏。回到家，便捉了一隻麻雀，故意將他的腳敲斷了。然後照

樣，拿藥敷他的傷處，拿肉喂他喫。不多幾天，麻雀的腳好了。飛了去。明天，也啣了西瓜子報他的恩。這婦人不消說是照樣種在天井裏了。明年春天也生出西瓜藤來，結了一個大西瓜。這婦人便揀了一天，說是他的生日，向雜貨店裏賒了些酒和肉，請客來喫。喫完了，摘下西瓜，剖開敬客。誰知才剖開來，裏面便有個白鬚鬚老人跳出來，將這婦人打了兩掌，便不見了。

苦呵鳥。某姓老寡婦，他的眼睛瞎了，他有一子一媳。兒子是孝順的，媳婦却不孝順。有一天，他兒子買了半斤麪，吩咐媳婦下麪給婆婆喫。自己往外面做生活去了。這裏媳婦他自己將麪喫了。另在土裏掘出些蚯蚓來，煮了給婆婆喫。他婆婆喫了，覺得有味，還剩了一半留給他兒子喫。不多一刻，他兒子回來了，問他娘道：「剛才的麵，可好喫不好喫？」他娘道：「很好喫的，還留了半碗給你喫。」將那半碗麪拿出來給兒子喫。兒子看了，只見碗裏不是麪，只是蚯蚓。不覺大怒，將媳婦痛打一頓。媳婦自知無顏見丈夫。

便自己吊死了。吊死之後。天上的神。便罰他變做一隻小鳥。名叫苦呵鳥。每到春天。我們便聽見他叫了。他要叫一百句苦。叫得嘴裏出了血。纔有一條蚯蚓可喫。一到春末夏初。這苦呵鳥。又變做一條蟲。自己用一莖絲吊上麥桿上。名叫縊女蟲。這都是天上的神。罰他受苦的意思。

附記（以下前附記。也是民國七年記的。作者誌。）

以上所記六則。均係口傳。未嘗見諸記載。惟野人一則。與廣虞初新志所載。黃山虎媪一文全同。不過易虎爲野人而已。廣虞初新志。係清道咸間刻本。今上海掃葉山房已翻刻矣。覓取較便。讀者不難取而參觀之也。

野人一則。其蹊徑與外國童話 *The wolf and the Seven Young Kids* 十之八九相同。亦一異事。閱者即謂吾文爲僞記。則黃山虎媪原文俱在。可取而對照也。又蛇龍哥一則。其姊妹相忌之處。及埋鳥生樹之處。亦大抵與 *The Ten Sisters* 相同。

吾鄉春間有鳥。其鳴聲如喚苦字。俗名爲苦呵鳥。其鳥鳴則雨將至。村人輒以此卜晴雨。是鳥蓋鳩之類也。又縊女蟲之名。曾見於戒庵漫筆。其蟲吾亦曾親見之。略如蠶蛹。色黃而黯。項間有絲如髮。此絲穿過其頸。而黏於麥葉之上。（春暮夏初其蟲始見。故必見於麥葉之上。）天然相結而不見其端。臨風飄搖不墮。此種故事中之有所本者。僅此而已。

以上六則。除螺螄精無甚深意外。其他皆有寓意。蛇龍哥。戒妬。麻雀報恩。戒貪。老虎妻親。種菜花而識路。野人食妹。繫繩於樹而脫險。皆能啓發心思。益人智慧。兒童聞之。非無益也。至於苦呵鳥之教孝。則更不俟我言矣。雖爲村媪巷婦之談。饒有易俗移風之力。此種古事。俗名爲古經。或曰。稱之爲古。則相傳已久可知矣。惟尊之爲經。似乎太過。予笑曰。閩巷歌謠。採入國風。後人即尊之爲經。此亦宜援例稱之。吾作此文。皆按老媪口述。筆之於書。未嘗妄爲修飾。



惟「蛇龍哥」三字。不知爲動物名。抑爲人名。且吾所聞者。有其音而無其字。不知其當作何字。姑以此三字代之云爾。

戊午舊曆元旦。閉門無事。書此自遣。既跋數言於尾。

復題二絕。詩曰。年來載筆未遑停。今日蕭蕭鬢已星。還把兒時所聞事。挑燈說與女兒聽。又曰。樸拙無華却率真。依然猶有古風存。一般里巷歌謠意。莫以荒倉視此文。

## 最懶惰者

一個紳士對三個乞丐 說你們三個人裏頭 那一個最懶惰 我給你五角錢 快直說出來 甲丐道 老爺 我有半年不做事了 只是玩着 錢給我罷 乙丐道 半年什麼稀奇 我是一年不勞動了 最懶惰咧 錢應當給我 丙丐欠伸道 我不高與伸出手來 你把五角錢 放在我的袋中罷 紳士覺得丙丐資格最高 就給他錢

名家小說節本  
離恨天

培

法蘭西魯意城之背。萬山聳翠。林樹交陰中。有一島名曰正鶴。風景極佳。島東有小路可至魯城意者。名曰不幸。島後有路可通海夾。岸如土股者。其名爲墓。不知何年月日。有二孀來居。築茅屋兩間。屋基相連。晨夕可相過從。門前有高原一片。寬約數畝。可耕種。兩家各用黑奴黑婢耕之。主婦則從事於紡織。長日家居。與外人往來極疏。卽有時至禮拜堂。遇村鄰。亦略道寒暄而已。蓋此二孀之身世。良不可告人也。然吾書烏可不略敘其履歷。二孀一名臘篤夫人。一名馬克。臘篤夫人本貴族女。因私嫁平民臘篤。爲其家所斥逐。臘篤又落魄而夭。夫人悼痛之餘。矢志不嫁。乃棄繁華而趨寂寞。避地至此。馬克係農家女。與富人結婚。未成禮而私通。旋爲富人所棄。爲藏羞計亦避地至此。馬克在島。私生一子名波爾。臘篤夫人生一遺腹女。名葳晴。二孀出身雖異。遭際則同。故親愛如姊妹。且互乳

其兒。使一人兼有兩子之樂。卽二孀學語時。亦互喚二孀爲母。家計至簡約。黑奴既忠田作。主母又勤女工。故日用亦弗缺。二孀漸長。篤愛逾於骨肉。波爾隨黑奴治田。葳晴無事。則極力爲善舉。或爲島鄰看護病人。或出其家所餘以賑島中貧婦。波爾一歸。卽就葳晴。同坐同食。儼如小耦。波爾在外。每摘野花。或捕小鳥。歸遺葳晴。葳晴則報之以烹饌。又常攜手至樹陰水角遊玩。感情至爲濃密。一日。鄰島有黑婢爲主人虐待。逃至其家。求葳收納。時二母已出。葳晴出殮饗之。且送歸其主。爲之緩頰。波爾伴行。其家在黑水溪。途遠而險。二孀返時。日已過午。既疲且餓。幾欲縱哭。乃踞石上小憩。採水邊芹芽食之。不足。又取棕實煨熟食之。防二母懸念。卽行。葳晴已不能舉步。波爾負之。行數里。天黑矣。幸黑奴來迎。遂同歸。山居寧適。年復一年。此二家既不慕富。又不憂貧。二孀則愈長而愈可愛。葳晴苗條

而嬌媚。波爾壯碩有武概。二母則日益慈祥。奴婢亦盡力布種。田畝所穫。漸有餘饒。一門之內。充滿和樂。孰知憂患之來。雖窮山僻處。亦無所遁。貪念一生。禍患立至矣。先是臘篤夫人之來此島。百念俱灰。既而其女漸長。因思一身窮困。固無所恤。然此女又何能使長居荒島。與島民偶。念有姑氏爲老處女。其人富貴而孤獨。以女託之。或可得其憐憫。詎書去後。竟無音耗。於是歲必寓書一次。均不得報。至此歲晴年事已屆。夫人深憂兩小無猜。易生意外。欲設法使歲晴離開波爾。適遇馬克爲其子乞婚。夫人遂託辭言家僕老不勝耕。若兩兒成婚後生育。家用恐不濟。不如使波爾先運木往印度作貿易。且購黑奴歸。方足以資俯蓄。當家人商酌之際。忽有法國船至。夫人得其姑氏書。命歸法。已如不能行。則遣其女先歸。將授以教育。論婚貴族。且悉產助其奩資。家人聞信皆不歡。而波爾尤甚。歲晴亦不願去此島而別波爾。其母百端開諭。言得遺產。則汝與波爾兩人。可一生享福。女始允。次日。趁波爾不在。急出島登舟。波爾歸。見女已行。始而咆哮。繼則昏憫。以至於病。病後。日日登山臨水。凡平昔與歲晴所經之地。此時無不一

一流連摩撫。長日悵悵。荒其田作。越半年。始得歲晴書。言已進學讀書。凡諸所習。百不如意。祖姑又使棄兒父之姓氏而襲彼姓。欲求祖姑賜母以資。姑又言山居無事於錢。今又欲使兒嫁一老勳爵。兒在此直以淚洗面耳。家人得書。皆悲泣。臘篤夫人回書。言或留或歸。隨汝自決。波爾此時知歲晴門第。必嫁富而有學問者。乃百計思維。欲獻身社會。求取富貴。以偶歲晴。因就島中老人讀書。餘時則癡想歲晴不已。如此年餘。一日。島中有船至。波爾立奔往。果得歲晴書。持歸。集家人誦之。其書曰。祖姑待兒酷。強欲嫁兒於老伯爵。兒不可。祖姑怒。斬產不傳。今只候大風時附舟歸矣。於是波爾日日至海港靜候。某晚。黑雲如幕。景色淒涼。遠遠聞霹靂聲。初疑雷。靜聽。則破聲也。時海浪大作。知來船遇險。故發破呼救。波爾與黑奴奔至港岸。尙有島中老人同行。時來船愈近。但已觸礁。船唇已破。波爾欲投海赴救。老人與黑奴以繩繫其腰。天明而船沈矣。波爾起時。已受重創。三日後。始撈得歲晴尸。右手堅持一匣。中藏盜畫波爾神像。上書生至何時。必與此像相終始。島人憐其貞節慈惠。葬日。合島來送。波爾亦於前一日卒。遂合葬焉。

# 嬰孩自己藥片如何著奇功於北

## 京小孩

北京農商部權度製造所李溇南先生來信云鄙人近深信貴公司所製嬰孩自己藥片效力偉大凡關於感冒腹痛泄瀉飲食停滯發熱炸腮等症投之甚見奇效即察小孩稍有不適或飲食過量不甚消化即便與二三片立即



片一瓶據李溇南先生云此藥片係居家有小孩者不可不備之良藥也  
 係英國通用小兒科之靈藥專治嬰兒 胃弱不化 大便閉結 肚痛 腹瀉 發熱 傷風 痰厥 出牙各症以及蛔蟲等患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自己藥片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

可大小便  
 順序精神  
 暢適誠居  
 家不可不  
 備之良藥  
 也茲再郵  
 寄郵票大  
 洋六角至  
 祈查收并  
 希惠寄藥

凡父女及母子均可服用紅色清導丸其功效乃是平肝

潤腸導滯藥性和平出自天然專治 大便祕結 肝陽

上升 疾病頭痛 肝熱內火 頭暈目眩 皮膚黃萎

面現紅瘰等症請觀爲子者之感言浙江紹興偏門外

跨湖橋懷德當屋朱瑞

甫先生來示云家母年

老胃力薄弱大便失序

投以紅色清導丸效驗

非常且是丸即鄙人等

壯年人每於膏粱厚味

之後服用一粒異常清

快亦衛生家一要物也



此係鄙人親試用敢言告即紅色清導丸藥雖微小功力

和平潤腸之效力出自天然可免痢疾腹瀉之虞且治痔

症痛苦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

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原班郵奉

一瓶可也

C. P. C. S.

天下沒有不生聰明而學問的人



我們這幾部講義(英文,算學,國語)是使人聰明而有學問的利器

### 衆議院王景榮君來書摘要

個人入學之宗旨。在能直接讀原文文學史。因素志研究中國文學。十年以來。所得雖固陋不足取。然頗自珍惜。欲本一己之眼光。盡披中國文人著述。爲之編列成序。間附批評。於下筆之先。欲商量體例。然此種著述。在中國實不多見。近人之著。多仿自西方。恐其採擇之眼光。與我不同。致有遺漏。故先爲直接讀西洋文學史之預備。自入貴社以來。於此點尙有所得。此對於貴社深表謝意者也。

安徽水利測量局齊亦羣君

### 來書摘要

受業近與同事譯成美國治水工程師費禮門博士之治淮計畫書一部。約華文十餘萬字。受業對於英文。本爲目不識丁之人。今竟能譯書印行。飲水思源。無非諸位夫子循循善誘之所賜耳。受業喜不自勝。故略陳之。

##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報名處  
社址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甲) 現金
  - (乙) 書券
  - (丙) 本雜誌
- 七 投稿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得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703)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廿七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費郵			表價定		
	日	本	地	定	預	每
	國內(蒙古新疆除外)	埠	名	全年	一卷	週
八	二	一角三分半	一卷十三册	一元二角	一册	一册
角	角四	二角七分	半年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	特	普通
一元六角	角八	五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	三元三角一分	刊	號
三元二角				四元二角	號	號
					角五分	角

(小說世界)

# 兜安氏止咳藥片



專治傷風咳嗽痰吐不出聲嘶  
聲啞及演唱者之倒嗓失音等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五角正

呼吸之於生命最關緊要吸清呼濁肺由是而舒血由是而清體由是而健此呼吸之功用也若患咳嗽則呼吸失常甚則氣滯痰凝血液變壞致成氣逆痰喘喉炎音啞肺癆等此片止咳嗽化濁痰順喉嚨利呼吸而於演說唱劇諸君事前口內含化一片尤可提音吊嗓也患者盍一試之方知此藥之不謬

